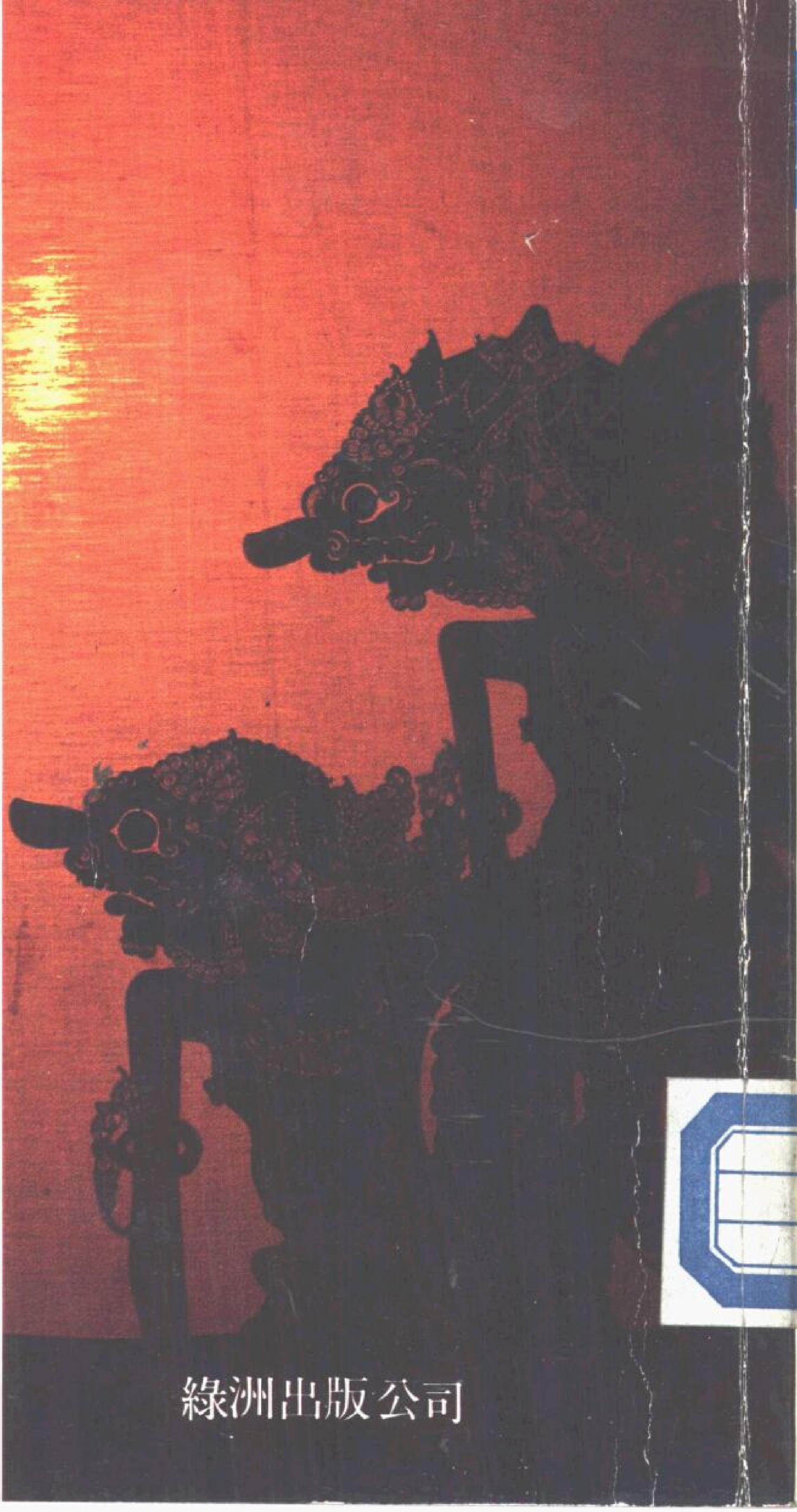
印尼之旅

東瑞著



目錄

個性的滲透——《印尼之旅》序 姚永康 1
第一輯 風土人情畫 3
椰城今姿 5
芝利翁河畔 11
班芝蘭的懷念 13
三輪車 17
永恒的寂寞 20
泗水節奏 22
婚禮 25
歌手 27
人妖 29
穿過密林 31
溫馨的小埠 33
夙願·峇厘·夢 36
莎奴爾 39
霧中，伯都古湖 42
綠氈 44
猴子園 47
鬥鷄 50
穿衣的維納斯 52
觀舞 55
祈禱 59
黎明的畫 62

無名瀑布 65
婆羅浮屠——亞洲金字塔 68
第二輯　回憶的花束 71
美的湖 73
涙齒 76
彩色國度 79
仙桃樹 82
叫賣聲 84
雕像 87
風鈴響起來了 89
琴聲琤琮的黃昏 91
小城故事 93
夜色 95
一樣的月光 97
少年的夢 99
佛的微笑 101
第三輯　熱帶見聞錄 103
吃沙爹 105
花紗籠 107
榴槤的傳說 109
菠蘿蜜的故事 114
娘惹與峇峇 119
泗水見聞 122
達埠速寫 128
後記 133
附錄一：關於去印尼旅行 135
附錄二：印尼旅遊點示意圖 137

個性的滲透

——《印尼之旅》序

姚永康

在東瑞的遊記、散文集《印尼之旅》付梓前，我有幸讀到它的原稿。書內描述的一景一物，於我這個從未踏足印尼國土半步的人來說，自然是指壓濕水海棉，每處都沁出新鮮印象。假如印尼不是作者的第二故鄉，而彼此又早經締結不解之緣，我想，即使他再如何多情，也許其筆意只能附在物象的表層流動，或僅止於對陌生異域作出絲絲驚奇。誠然，我讀《印尼之旅》時，說不覺驚奇是不可能的。畢竟此書提及的一些風物與社會相，諸如：建立在天橋上的商場大厦、丹巴西冷的天然「絲氈」、愛戲弄遊人的頑猴、泗水人妖以至峇厘鬥雞等等，本身就包含着或奇或趣的成分。

遊記寫法允許多樣，東瑞在《印尼之旅》所表現的，常常揉合了抒情的元素。闊別廿多年後，他重臨故地，那「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心觸飽蘊着黏性。它不能不

與來得快，去得急的分秒光陰緊貼；亦不能不跟實生活雙雙激起感情浪花。別時容易見時難，此情只待成追憶，箇中情懷，恐怕難爲外人所道吧。

東瑞沒有用大紅大紫的色彩去渲染他的文章，也不似一般人作遊記時，僅着眼於景物敍寫。本書除了首輯是收入拓展讀者認識範圍的風物誌，和末輯有關千島之國的見聞知識外；第二輯的選材，我認爲那是由作者的個性滲透出來的。這部份每一篇作品，都可以找到作者自己。倘若說有自己的作品，才有生命，那麽，這紮《回憶的花束》堪稱爲《印尼之旅》的生命根源所在了。儘管你未必會與它心心相印，或者你以旁觀態度來看待其中悲歡，然而作者灌注在書中的眞情摯意，我們却往往在不知不覺間，感受了它的逼人魅力。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於燈下

第一輯

風土人情畫

椰城今姿

五六十年代，雅加達仍是一個樸實無華的城市，民風儉樸。但到了七十年代，尤其近五、六年來，外資湧入，西風東漸，加之有關當局大興土木，美化市容，着力建設，雅加達已發展成爲旅遊和文化的城市，外國遊客紛至沓來。

「唐人街」班芝蘭

在雅加達，若要說變化最大的，當數有「唐人街」之稱的「班芝蘭」了。六十年代，凡經過或住過此地的人，都不會忘記這一帶，雖然是著名的商業區，但人口稠密，房子多是一兩層，且極爲殘舊簡陋。在兩旁的商店之前，甚至還架搭了小攤棚，賣些小吃、雜貨以及廉價貨色。這一點形成了班芝蘭獨有的特色。另外，這兒還建有幾間九流的戲院，放映一些老掉了牙齒的黑白電影，例如那間座位上以跳蚤多而著名的「中華戲院」就專門放映于素秋土演的武俠片。每逢「扎蛾眉」（閩南話，即正月十五元宵節），這兒眞是人山人海，舞龍舞獅，鑼鼓震天，打扮得花枝

招展的華人小姐、印尼少女均結伴來逛夜市，以期碰上如意郎君。儘管班芝蘭如此熱鬧，但自雅加達開埠以來，它的發展是比較緩慢的。

班芝蘭，歷史已相當悠久了。它原名的意義是「泉水」。原來，這兒過去有一座堡壘，其後面有一個大蓄水池，當時的海港「巴利魚干」輪船的用水都是靠這水池供應的。這就是班芝蘭（泉水）名稱之由來。那時候，這兒是相當荒涼的。大約在十六世紀末葉，開始有華人在雅加達（當時稱巴達維亞）經商，除商人外，還有木匠、石匠、裁縫、漁民、農民等，他們被荷蘭人趕到班芝蘭定居。自此班芝蘭也慢慢地發展成爲車水馬龍的商業區。

現在的班芝蘭已經煥然一新了。隨着有關當局的城建計劃，它走向了現代化。除了新建築物鱗次櫛比外，當局還有意把它建成一個遊客的中心。那些殘破的舊樓紛紛被拆除，代之以新建成的草埔巴剎、新戲院、旅館酒店等等。最令人注目的是，在以前一間老戲院的對面，出現了一座檳榔社大廈。這大廈結構宏偉，高達十幾層，是綜合性的商場，它的下層販賣些食品、小吃、果品之類，二樓以上則是商場，主要賣些服裝、日用品及其他雜貨。頂部幾層，則分別是戲院和供人們喜慶宴客的大酒樓以及酒店。戲院及酒樓設在大廈頂部，可說是一項連香港也少見的「創新」。

大廈室內的裝修，都是美侖美奐，堪稱一流。

一九七八年，又有一座新型大廈在班芝蘭建成，這就是「草埔天橋冷氣大商場。」由於該商場並非建在普通的地平面上，而是建於大橋上，其工程顯然是相當艱巨而複雜的。根據計劃，該商場建成之後，其中央將有一百零二間的商業單位。天橋兩端設有兩個電梯。因雅加達來往遊客特多，這座大商場建成後，可能還會日夜開放。據說，有關當局是有鑒班芝蘭商業區太過狹窄、稠密，而其地理位置，商業意義又很重要，所以才會考慮向天空發展，建成這樣一個「天橋大商場」。另個原因是該大商場位於市中心，建成之後，登樓俯瞰，那條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芝利翁河就在眼下，整個市區風物也可一覽無遺。尤其是近年來，當局大力綠化芝利翁河，河畔兩岸綠樹成陰。所以，有人說，當這些商場建成之時，必將吸引許多好奇心的顧客。因爲這一類的「卧空長橋上的奇偉商場」在當地甚至在外國還是一個「新生事物」。

賭場、明星、酒店

雅加達另一個較大的變化，乃是娛樂場所劇增。新的大旅館林立。六十年代，雅加達賭無去處，如今賭家來此已不愁了。「卡西諾」一賭博場分好幾個區開放。另

設有回力球場、跑狗場、跑馬場。那些球員及騎師均是以重金從澳洲等地聘來的。據說目前的跑馬場還是亞洲最具規模的。在市郊北部的「查雅·安卓爾」，既是旅遊勝地，也是賭家去處。這兒有保齡球及其他各色各樣的賭博的玩意。市內經營的「土耳其浴」及按摩「事業」，如雨後春筍地出現。由於西風猛吹，少男少女也追求時髦、新潮。所以那些在香港台灣吃不開的歌星、明星，也紛紛「過埠」。一旦過海，身價十倍。

新的酒店很多，如「和利順」大旅館(HONSON HOTEL)等，各方面的設備都相當豪華、講究。一流的酒店，租金大多都比香港貴。有些印尼遊客來港，認爲八十元或一百元一夜的酒店客房「很便宜」，就是這個道理。

「安卓爾」換新裝

雅加達的又一個新發展，便是公園、遊覽地增多了。最著名的要算是「伊斯邁逸·瑪爾汝基藝術中心」和「印度尼西亞縮影公園」(即「迷你公園」)了。「縮影公園」佔地甚廣，公園內仿造了印尼各島各民族不同的建築物。這對於研究、了解印尼的歷史、風物、民俗等實是不可多得的場所。園內還設有吊車供客人遊覽。



十幾年前，人們到雅加達的海濱勝地「安卓爾」可以悠然自得地看海景、喝汽水啤酒、吃點心。那種大自然的情調還是頗令人懷念的。但是，現在這佔地約有三百四十畝的著名遊覽勝地，也有聲色犬馬的娛樂了。當你在林蔭小徑踏着鵝卵石漫步散心，眼前是一幢一幢設計別緻的汽車酒店，其門前亮着燈，嘻笑之聲隱隱傳出。有時，迎面而來的一兩個打扮得嬌艷的女人，向你頻送秋波。那時，你會覺得美麗的爪哇海，精美的咖啡座，綠草如茵的小坡……草地上那些民間藝術家的傑作——木雕石像，已經面目全非了。

△雅加達已發展成爲旅遊和文化的城市，外國遊客紛至沓來。

在這兒幾年來也建了一座範圍不小的水族公園。園內設有水族館，標本展覽。還有一個小動物園，養着各種水禽、河馬、猴子之類動物。最值得一觀的，還是海獅館和海豚館內海獅和海豚的精采表演。海豚在這兒穿火圈，投籃，做算術題，以娛觀衆。該兩館收費便宜，分別是港幣一元和三元六角左右。如果你是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來遊「安卓爾」，還可在這兒買到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藝品和繪畫。原來每到這一週，市內工藝品商都來這兒「趕集」，出售各種繪畫、雕刻品、小擺設、陶器、皮袋、裝飾品、籐製品等等，手工精巧，但價格不菲。

雅加達城市的變化，發展令人驚嘆。在前三年，市當局爲了嘉奬那些對城市發展有所建樹的單位和名流，選出了十位「模範企業家」，並頒給奬狀。稱頌他們爲「經營成功的工商業家和工作表現好的從業員」。這其中,在旅遊業方面佔了好幾個,計有:「和利順」大旅館、鳥類市場、「阿爾.阿茲哈爾」清眞寺、「伯列西登」(總統)的士客車公司、「巴諸拉瑪」旅行社、「安卓爾」尋夢園、「縮影公園」、「博覽會」等。

今日的雅加達已經大大變了樣，二十幾年前離開雅加達的人，如果舊地重遊，一定會迷失方向的。

芝利翁河畔

到過雅加達的人，忘不了芝利翁河。

住過雅加達較久的居民，忘不了芝利翁的歷史。

在雅加達兩三天之內，除了初抵一睹過它的風采，我們多次見到芝利翁河；在市裏，倘你搭「的士」出門，不知道或沒見到芝利翁，幾乎是不可能的！原來，這條河貫穿市區，相當地長；它夾在市區兩條主要大街——卡渣馬達路和哈奄烏鹿路之間，由於很長，隔一段路就建有小橋，供人通行。而汽車則規定只是「單程路」。

這條河，建於一六四八年，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它是一條運河，當年是由華人「甲必丹」潘明岩率領華工開闢的。據史籍上載，其開闢是作爲運輸之用：當時有好幾家糖廠，得靠這條運河運送木材作燃料；它的河水，也曾被作爲磨坊的推動力。十六世紀的華人，不少是商人、農民、漁夫、木匠、石匠、裁縫等都曾聚居在芝利翁河口的東面……

二十餘年前，我每天沿着這條長長的河，騎單車上學。

那時候的雅加達，還沒有發展到現在這樣「現代」。許多當地的居民，在這條河裏大小便、洗澡。糞便飄浮在渾黃的河面上，不僅有碍市觀，而且在烈日下的正午，隨風吹來一股股臭味。這條河，曾有人建議填平，但不果；也有人建議辟成水上市場，但河面過於狹窄。

當我們的汽車在卡渣馬達路或哈奄烏鹿路行駛時，但見河水不像從前那樣滿漲了，臭味也消失了。傍晚時分，不見有人沖涼，一片靜寧。也許，它在六十年代的情景，連同它三百年來的開發史，只記在史册裏，已被人們遺忘了。夜晚，我們只能以它兩旁的街道，以及街道上的建築物，看到它的滄桑。建築物多了起來，聳立了不少新的戲院、商店、公司更加密集，而各種招牌及霓虹燈，更是以前所沒有的。汽車在兩條大街大排長龍，摩托車多得驚人。廿年前的「老爺」電車、奧斯汀（七八人座位的「小巴」）竟然已被節奏增快的城市淘汰了，不見影踪。

在河的一端，便是班芝蘭，芝利翁河到此爲止。汽車和人爭路，交通警在維持秩序。頗有代表性的變化便是天橋橫跨在馬路上空。這是將「天橋式商場」和草埔大厦連起來的新建築。在這建築面前，古老的芝利翁河黯然失色。我那二十年前對芝利翁河的印象，看來不得不隨歲月而被永遠埋葬了。

班芝蘭的懷念

班芝蘭！住過雅加達的人，誰不知道班芝蘭？洋洋自得誇口到雅加達旅遊的人，不知道班芝蘭，他就壓根兒算不得到過雅加達！

世界各地的「華人街」「華人區」的形成，都有複雜的歷史原因。個中還有那辛酸的一頁。班芝蘭也不例外。我們的祖先十六世紀末就飄洋過海來到這原叫着「巴達維亞」的城市。他們大多爲小商販、漁民、農民、裁縫、木匠、石匠等。當時聚居在芝利翁河東面，被荷蘭人迫遷，就移居到市南，慢慢華人多起來，逐漸形成「華人街」——班芝蘭（PANCORAN）因有過一個水池，取其「泉水」之意。三百多年華人在這兒繁衍生息，一代傳一代，所見到的住宅、店舖、招牌、服飾、膚色，都是中國「式」的。

那時是五十年代初期，父親感到在加島小埠謀生活很艱難，就帶着母親和我來這大都市找活路。我們住在一條靠近班芝蘭的叫「打鐵鷄」的偏僻破陋小巷裏。

父親在失業的日子裏，心情憂鬱，經常帶我到班芝蘭解悶。上華人小食店吃一

碟福建炒麵，買一點熱帶不易吃到的蘋果、葡萄回家，有時也帶我到賣中國圖書的南星書店，給我買連環圖書和小說。往後，這成了我放學之後經常留連忘返的地方。有夜市的時候，在被盞盞汽油燈照得通明的空地，擠進人牆，看走江湖的打拳賣膏藥、猴子表演雜耍……。我還記得很清楚，我經常節省起零用錢，買書而外，就愛進一間低級戲院看于素秋的武俠片和日本的西遊記。然後屁股大腿癢癢地出來——裏面椅子是臭蟲世界！

班芝蘭有着最濃郁的唐山氣息：商店招牌是中國字，店主穿着樸素的唐裝衫褲，講着親切的家鄉話：閩南話、廣東話、海南話、客家話和山東話。店舖裏，攤檔上擺着中國貨、唐山土產。書店裏賣中國書。電影院裏放映中國電影。人們手上拿着中國報紙——當地華僑辦的華文報《生活報》等。這裏不折不扣是一條華人街！人們之間用親切的故鄉話問候；賣唐山土產的小老闆永遠是那樣勤樸樂觀。

班芝蘭的夜晚很熱鬧；然而中國傳統節日裏的班芝蘭給人的印象尤其深刻。濃厚熱烈的中國氣息彌漫成一個深沉的海洋，幾乎使人興奮得快被窒息了。「終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的熱帶特殊時令，很容易讓離鄉人忘記春耕秋收。但日曆一翻到端午、中秋、冬至、春節，班芝蘭總是將這一頁折了一角，叫時光凝住，盡情地



△五十年代的班芝蘭有着濃郁的唐山氣息，八十年代已漸不存了。

慶祝一陣。

於是端午我們看到到處的小食店、小攤堆集和懸掛着糉子。中秋賣着月餅，華僑們買了回家祭神。冬至可以吃到湯圓。呵，最難忘的是大年夜——閩南老人家的習慣叫「二九晚上」。快臨近那些日子，班芝蘭兩邊的街道就紮起整排相間的竹棚子，各種攤檔的年貨堆集如山。本來已是繁鬧的夜市就「漸入佳境」，變成喜氣洋洋、歡喧聲不絕於耳的不夜天了。燈火通明，人潮如湧。海鮮、蘑菇、香錢、衣裳、花燈、春聯、爆竹、年畫、鮮花、年糕、餅乾、瓜子、花生、糖果……各種年貨應有盡有。辛勤的唐山阿伯阿嬸，叫賣、呼喊……我們愛在這時逛班芝蘭，買點東西，歡歡喜喜回家吃年飯。

班芝蘭的過年氣氛，是中國味的。中國人穿新衣服，印尼少女也像趕廟會一樣，繫着色彩鮮艷、富有熱帶情調的紗籠，搖曳生姿地招搖過市。家鄉的節日竟也變成當地開通的年輕人的佳會，這多麼不可思議。

忘不了啊，班芝蘭！儘管我知道今日她平地起高樓，舊屋紛拆，昔日情境不復再現；但二十多年過去了，這一條街，日懷夢繞的小街，不曾從我心幕上抹去。

懷念你，兒時的班芝蘭！

三輪車

二十餘年前，在印尼首都雅加達，有一種交通工具最難使人忘記，那就是爲數頗爲不少的三輪車。那時，大街小巷裏，到處可以見到三輪車的行踪。

這種三輪車，前面兩個輪子，後面一個輪子，座廂在前，駕者在後；「座廂」有篷蓋，可坐三個大人或兩個大人、三個小孩，奇怪的能保持前後的平衡。

有一段時期，傳說雅加達的三輪車被禁止了。其實不然，被禁止的只是行駛大街；在小巷或狹道，依然可以見到不少的三輪車。雅加達有許多縱橫交錯的小巷，離大馬路相當遠。許多居民要到大馬路，依然靠三輪車。

雅加達的三輪車車身所漆的顏色似乎不怎麼統一；在印尼第二大城——泗水（蘇拉巴雅），三輪車的漆色就統一了，分爲兩種，一種爲藍色，一種爲白色。顏色漆在座廂，分爲兩種主要是限制三輪車的數量太多。漆藍的三輪車從早上六時准駛到傍晚六時；六時至清晨六時規定爲漆白的行駛。三輪車之多，成了泗水街頭一奇景。

三輪車夫的收入，如是做一班，大約四千印尼盾上下，相當於港幣三十八九元。他們需交給車主約七百五十盾的租金，相當於港幣六七元。據說用以吃飯的大約一千盾就夠了。他們大半都有了家庭。

大部分三輪車夫都是善良友好的。車廂裏只要載得下，是不限制所載人數的。有時，見到小小的車廂，竟然載了五個人，乍見好似演雜技一般，令人心驚。

三輪車夫的駕駛異常穩當。如果地點不遠，起碼的收費是一百盾、一百五十盾至二百盾。

他們經常羣集，在某一固定的小巷口等客，就和香港的小販一樣，互不侵犯彼此的「地盤」。

想起舊年代中國的人力車（黃包車），人在前面拉車，印尼的三輪車是「先進」一些，三輪車夫在後面坐着踩車，無須像人力車夫費那麼大的氣力。

在泗水，三輪車夫是一個龐大的隊伍；但在某些地方，比如加里曼丹的三馬林達市，三輪車是被禁止的。

我們在五十年代初在雅加達見過、坐過三輪車，如今時隔三十餘年，三輪車仍在，感到親切。小孩子也感到新奇，初到泗水第二天，沒事就和小孩子乘三輪車到

巴剎（菜市）去。不僅拍了三輪車的照片，還讓小孩子坐在車廂內和三輪車夫拍照留念。因爲在香港我們看不到這古老的交通工具了。



△印尼的三輪車。

永恒的寂寞

我靜靜地立在墓園裏，肅穆地向父親的墓碑默哀，但他已經不知道我來過又要走了；我風塵僕僕而來，馬上又得遠離他，飛越萬里海天之外。

爲我撐傘的暫時走開，猛覺頭上着了火似的，眼前是教人眼花的白光亮閃。是那熱帶烈陽欺侮草木幼嫩未長，將熱力加高了千萬倍全部投射下來。腦袋瓜子被曝曬宛然裂開了。

沒有樹蔭的墓園是個可怕的大火爐。

驀然回首，後面一大片一個又一個排列齊整的白色饅頭，似乎在强忍酷熱煎熬。靜寂極了。人影不見一個，連樹影也凝住不動；石板發燙，野草叢中的每一片葉子，每一朵花，熱得又乾又脆，稍動就折斷。

孩子才三歲多，不知這是個什麼地方。陽光毒烈猛射他的頭，他快忍受不住了。這裏躺着公公，我指着墓碑，對孩子說；我又說，公公已躺在這裏十年，我們從來沒有來看過他。他非常寂寞。

於是抓起了香，燒起了紙，流出了無言的淚。往事隨着飄裊的煙，在半空中湧現隱現，飄來逝去。啊，剎那間我祈願時光倒流，倒流十年，無論當時如何困苦我都情願。我可以陪伴您左右，您歸去時到墓園送您一程。

天涯淪落人、飄泊者，在異鄉的土地下，您是否已化爲一坏黃土，靈魂得到安息了呢？

當年出洋携帶的小破籐箱，今又安在？……

墓園更靜，陽光更猛烈了，我走上那個小山坡，準備踏上歸程；黯然神傷，依依不捨，望那墓園，依然寂靜得駭人。

一叢叢半圓饅頭式、覆舟背式的墓，顯出淒凉的白光，一個人影都沒有；沒有遮天的濃蔭，只有小樹、野草叢生其中，葉子連一動也不動。風，不來此地。

想起了無月的夜，想起雨季，想起祭拜的人走後，一切都不堪設想，我快窒息，五中欲裂了。

這難耐的永恆的寂寞，竟是延續到何時呢？

我來過又走了，我的淚流了又乾了，我不能不來又不能不走；孤苦寂寞的父輩靈魂們，您們知道麼，知道麼？您們不會知道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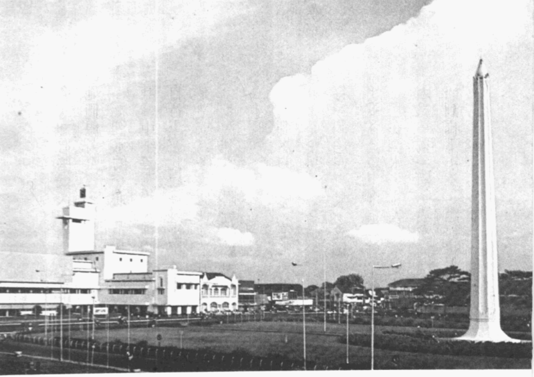
泗水節奏

如果你留心，就會發現，從某一國某一地回來，親友們愛問的，倒不是彼地風景如何，而是民生怎樣，即彼地的衣食住行情況。因爲這直接關係到生活。

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西爪哇的重要港口，華僑生息於此的不少。生活水平之低，和首都椰城差了一大截。物價低，謀生易，強過椰城許多。有這麼一種說法：「小埠賺錢，泗水花錢。」小埠生意人生意大有起色，便動來泗水之念。

城市的綠化比椰城好，不太繁華，也不僻靜，恰到好處。在衣着方面，「港風南襲」，相當之快。什麼日本時裝、牛仔褲、「三個骨」褲，只要香港流行了一陣，便很快流行到這裏。小姐女士們的花樣最多，唯有男子以不變應萬變，還是夏威夷衫。襯衣有中國、台灣、新加坡、歐美當地製作的，都有人穿。華僑子弟穿起峇廸，一口印尼話，外加被太陽曬成黑皮，十足是印尼人模樣，分不出他是中國人了，連我也數次「大跌眼鏡」。天氣熱的關係。西裝除了婚宴上的主婚人，是沒有人穿的。

食的方面，洋巫混於一爐。有些華僑已認同印尼的食的文化，酷嗜印尼菜式如



△西爪哇的重要港口泗水。

命。却有些幾代的僑生，對中式菜鍾愛有加。比如福建炒麵、廣東炒麵這類東西，她們視若至寶，炒得再三流，也贊不絕口呢。

泗水的交通，也和椰城一樣，「摩托車大普及」。摩托車是上下班主要交通工具。中上等華僑，則購有私家車。但到就近的地方買菜，訪親探友，則用三輪車。自行車在此已經幾乎絕迹，步行也不「流行」。這是一個進步。但不愛步行的結果，是造成許多大腹便便的胖子人物。

從泗水到附近的城鎮有汽車、火車可行，到椰城則可乘飛機，乘汽車約需十一二小時。

泗水的居屋，不密，仍大有發展和迴旋餘地，空地相當多。整座城市，百分之九十是平房，至多是二層樓，高樓僅有幾幢。維萬舅舅爲政府公務人員包建住屋，每一間約四百尺，成排成列，建好出售給政府。我們去參觀過，設備無疑比較落後，用的是「人海戰術」。

在泗水，有人住木屋，但並不如香港這般破爛寒酸。有人住別墅，也不見稀罕，因爲單獨一幢，設有前院後園的住家在此已頗爲普遍；也有乞丐，從收留所逃出來回到橋下小築，臨河棲息，橋樑當屋蓋，不怕漏雨，自得其樂。

婚禮

此次到南洋各處舊地重遊，參加一次朋友的婚禮，對民生風俗有更深的了解。

婚宴在中午十一時舉行，已很特別，爲香港所沒有。原來，這僅是女方請客；男方將於是日下午四時在另一酒家宴客。賓客中，由於天氣炎熱，男的穿短袖或長袖襯衣，女的則盛裝赴宴，無論髮型、化裝、衣服都頗講究，比香港普通婚宴上我所見到的女士小姐穿得漂亮。

十二時許，二十圍來賓已坐滿。這一小時許，小舞台上的樂隊奏樂不絕，有一位印尼女歌星和一位十二三歲的華籍女童歌星不斷唱着印尼、港台和英文流行歌曲娛賓，那印尼女歌星竟能唱中文歌曲眞使我驚異。有人點了鄧麗君的拿手好歌「你怎麼說」，她也照唱不誤！

婚宴僱有一位能說中印兩種語言的司儀，這也是香港有錢人婚宴所沒有的特色。婚宴的氣氛自始至終由司儀控制，有唱有笑，不像香港那麼單調。

大約十二時半，司儀在台上告訴大家：新郎新娘駕到，要大家起立。一時間，

樂隊高奏婚禮進行曲，新郎新娘挽手徐徐步入，這場面使我想到，香港市民夾道歡迎英國女王也不過如此罷了。畢竟，此地的婚禮比香港「威勢」得多。

新娘子作濃裝出現，據她的親人說，凌晨四時許起床，五時開始請人化裝，前後達六小時之久！婚宴結束後，她又要參加四時男方的宴客，那麼，她的疲累是可以算出來的，到洞房，一定倦得渾身無力了。在座的說，許多新娘都支持不住，要口含高麗參，慘。

拍照，不斷地拍照，攝製紀念性電影。然後是新郎新娘切那價值相當於港幣千元的比人還高的三層喜糕；新郎新娘合吃蛋糕，敬女方家長吃蛋糕；分蛋糕給小朋友吃……

「餘興」節目（也是例牌節目）是在蛋糕中埋有金戒指兩枚，得者多半是新娘特地安排的一男一女，他們得上台，由司儀對他們開些玩笑……

婚宴進行中，沒有冷場。司儀不斷說些好話祝賀新人，並介紹他倆的情況。

菜式八樣，一圍十人，這和香港的每圍坐十二人也稍有不同。來賓的賀禮泰半是東西，不像香港全是禮劵。小舅子告訴我，一般生意人結婚費用花它十五萬二十萬是相當普遍的，有錢的還出飛機票請椰城朋友來。

歌手

餐廳很靜，但並不冷清，因爲有那樂隊。裝修和香港大餐廳大同小異，唯一的不同，是多了那樂隊，還有幾位男女歌手。有一夜，在蘇拉咨雅（印尼泗水）的一間餐廳，朋友邀我們共進餐。

進入餐廳，見柔雅的燈光，雪白的桌布，便感到舒適，一抬頭，便看到小舞台上有小樂隊。

我們這一團外，四座皆無人，但樂隊已開始輕輕地合奏起一些當地著名的民歌曲子了。絕不馬虎。我在想，縱然是全餐廳只坐着一位進餐者，他們也會照奏不誤的。點菜時，和香港我所進過的大餐廳不同，男侍者除拿了菜牌遞過，也同時鄭重派給我們一張張的小方紙。

「什麼東西？」久違的該國文字，泰半生疏了，我問輝弟；當時猜着，可能是點唱紙。

「點唱的，想聽什麼歌，就寫上去。」不錯，我猜的不錯，眞的是不馬虎。

悠揚，優美的民歌曲子一直不停地在奏着。時而憂傷時而歡樂的音韻，泛起我許多感觸。二十餘年之後訪故土，歌曲依舊，有些風物依舊，而人事已全非。他們的每一支曲，我記得兒時都聽過，但已說不上歌名；每一支曲的旋律，都柔和，都優美，但也都那麼有力量，重繪出我兒時到少年時代經歷過的每一幅生活畫面。這時候我眞想哭，但沒有淚；眞想告訴歌手們我對你們的抒發都熟悉，都了解，但口拙已使我無言，我的憂傷已淹沒我的陶醉。

夢幻中有人要我寫些字在那點唱紙上，我想起了梭羅河。是的，只有梭羅河的古老和美麗，才足以代表你們悠久歷史文化的精神，曾在這兒生活過的人們，還有他鄉異域的子民，沒有人會忘記這一條河。不管你到過還是未到過。爪哇某種古猿人的骨骼就發現在梭羅河畔。當男低音唱起了它，梭羅河就另闢出一條支流，流進我們心田來了……不久，一位女歌手唱起了三十年代周璇唱過的中文歌。那位男歌手事前還對周璇這首歌的來歷解釋一番。至此我的眼眶濕了。他（她）們是道地印尼民族歌手啊。什麼時代我們的歌星也用他們的語言唱一首他們的民歌呢？

人妖

在印尼舊地重遊的日子裡，有一夜，輝弟問我，要不要巡視一下泗水的夜生活，看一看文明和繁華背後的另一面。他强調說，我是寫小說的，什麼都得知道一點，對我有好處。我自然沒有異議，就由他用摩托車載我向夜的泗水進發了。

夜的泗水眞是寧靜，車子不多，街燈光華柔和似水。最初我實在看不出什麼，輝弟却一邊駕車一邊叫我看街的一側陰暗處，說那就是「阻街女郎」——仔細一瞧，果然不少。她們站在街旁樹下的陰暗處，打扮得花枝招展在等候嫖客，隔十幾米遠就站着一個。輝弟告訴我，她們的淪落倒非對金錢的追求，大多數却是因受了男人的騙，失去了貞操而幹了此行的。回教徒對女人貞操極爲重視，一個少女失身已經很難嫁得出去了，才會淪落致此。

「想了解人妖麼？」半途輝弟問我。

「啊。泗水也有？」我嚇了一跳。腦子裡馬上閃出年輕時代讀過的莫泊桑小說「人妖之母」的情節。那說的是生活迫使一婦人勒緊肚子產下一個又一個怪胎供人

觀賞的故事。但他說的人妖自和這無共同之處。

他說的人妖是新加坡和泰國式的人妖，即出賣色相的陰陽人。記得在泰國曼谷旅行時也看過人妖，可是我的種種疑惑沒有得到解決。

輝弟將車開到人妖集中的一條夜街，摩托車泊在樹下，竟招手喚了一個人妖過來。

「我問，你聽。有什麼問題就問吧。」他對我說。

啊，這位人妖眞年輕，也長得漂亮，她就站在摩托車旁和輝弟對話，非常合作。我也佩服輝弟的大膽。這一番對話足足一個鐘頭，我對人妖這一社會問題總算多少地了解了。她說，她是男兒身，可是自小就有女性化傾向，女人對她沒有興趣，她要結婚找不到對象。性情和婚姻使像她一類的人墮入這行業，供變態的同性戀男人玩樂……。着實使我感慨，因爲這已屬社會問題了。

各種職業都有其辛酸，我從此醒悟；歧視僅屬偏見，看待事情還是複雜一點好吧。

穿過密林

十幾二十年來，我每晚夢見乘坐一輛小汽車，行駛在熱帶的密密森林裏，兩旁盡是椰子樹、咖啡樹、各種熱帶菓子樹……滿眼是美麗的綠，遠處是奔騰的爪哇海；十幾二十年來，午夜夢迴，發現那只是一場美麗的夢，揉揉惺忪的睡眼，不錯，滿目雖是森林，却是鋼骨和水泥製成。此刻，我又疑是一場夢：汽車又在熱帶密林裏前進！兩旁是令人神思動盪的綠色，鋪天蓋地而來的綠色。但這已不是夢，是如假包換的現實！看得見，摸得着，嗅得到那原始森林的原始氣息，每一寸潮濕肥沃的泥土的芳香。在婆羅洲，從峇里巴板到三馬林達三小時的行程，我們的車便在被原始密林逼得僅剩羊腸般小道的公路上行駛，偶然，一片密密的綠色中露個隙，可以窺見藍藍的大海，但更多的時候，是那千年來未曾砍伐的森林：汽車開得很快，將連綿的森林拋在後頭了，又來了一片原始密林，彷彿汽車衝不出森林的重圍似的，婆羅洲的森林是連綿不斷的，這世界第二大島的森林面積，是等於歐洲幾個國家的！

當太陽隱去，遠處的山成爲淡藍色，樹林也就籠罩着一層淡淡的藍色霧氣，聽

不到絲毫聲響，叫人易做許多遐想；林子裏的野獸是沉睡，或剛醒來？倘林中有湖，午夜被月亮朗照，靜、美得一定引人沉醉、驚心動魄……

在詩之島——峇厘島的六天，我們的車幾乎每天都在綠色的地氈上盤旋，在這地氈上，只有地下的公路是柏油的。那滿目的綠，是大都市的人們所渴望的；美麗的淺綠、濃綠，交錯、穿插，鋪成綠的海洋，讓每一個人做的夢也是綠色的。我忽發奇想，想到世界上一切所謂現代化的大城市，假如不種植綠樹，不綠化，勢必有一天，綠從市容上消失，只能從油彩盒裏找尋，那時，也許很多人，從此不知綠是甚麼顏色了。我們的城市，對綠太吝嗇！

如今，我腦海裏裝了十幾天的綠，深感綠色密林的單純可愛，城市高牆白色和灰色的蒼白可憎。當汽車穿過兩邊都是整齊椰子樹林的時候，當我們看到許多亞答屋就建在四週都是樹木的當中時，我們不是感到，這些所謂沒有文化的居民、農民最懂美化生活麼？他們何不把屋建在光禿的山上？

密林裏，據說爪哇虎已瀕臨絕種，這是高級動物——人的「傑作」。他們只懂捕殺，而不懂保護；同樣的道理，當世界的樹木被砍伐殆盡之日，人類災難也許就到來。我又想起香港中環那一棵孤零的樹……心兒不禁戰慄了。

溫馨的小埠

從雅加達飛泗水，再到三馬林達市，城市一個比一個小，而人情一個比一個濃。親友中談到雅加達，有如談虎色變，都說城市太大，太現代，人情薄，和香港一樣。三馬林達則不然。

三馬林達是印尼東加里曼丹島的省會，雖僅五十幾萬人口，但畔近馬哈甘河，此河可泊萬噸巨輪，華人生意倒是很蓬勃的。由於華僑少，地方小，大家都認識，結成親戚的逐漸地多，外地一有什麼老同鄉、老朋友來到，便一傳十，十傳百，四處傳開了。

先說自家，輝弟、香妹、同襟等，見我們來到，又要照顧生意，又要招呼我們的起居飲食，一個個忙得不得了。

十幾年前分別時，大家都還未成家，香妹那時才四五歲，如今，大的幾個都有兒女了，四個小表兄妹、姐弟每天聚在一塊，玩得很瘋。小孩子縱未見過面，也很快熟絡。

內弟媳賢淑能幹，脾氣好，每天要照顧兩個子女，又要搞家務，工人從小店鋪來取貨時又要點數，忙得團團轉。但總愛問我要吃什麼，每天還親自冲製了一大杯咖啡招待我，足夠使我從早晨慢慢喝，喝到晚上。香妹拿玩具給我的孩子玩，帮忙照顧他。兩位內弟，年紀很輕，生意很忙，輪流陪着我們。小內弟從三馬林達趕到椰城接我們，再送到泗水。同襟安排及購買當有當地特色的早餐，租船帶我們到馬哈甘河上遊的皇宮去遊玩……。

最難消受的是一幫十幾年未曾見面的朋友、同學、親家每晚請吃飯，在達埠住一星期，總共請吃了六、七餐，大魚大肉害得肚子不得休息；有的派車子來接，有的因安排不下了，就送吃的東西來，如：沙爹、黃薑飯、印尼飯團來；當地華僑還有兩個習慣，初見面愛給小孩子「紅包」，（即廣東的「利是」），有的是走時給，數目從印尼的兩萬盾到十萬盾不等（一百元港幣相等於印尼一萬一千盾）。臨走那天家中來了二十幾個親友，送給我們許多沙籠衣服、峇廸布、蝦餅、咖啡……。

這次來達埠雖只一個多星期，但天天沉浸在濃郁的友情和親情中，處處受到歡迎，好似大人物來到了小鎮，也好像浪子回到了故鄉。小地方的動人之處就在這裏，它不以什麼現代的設備取勝，却讓你一輩子記住那溫馨人情。



△▽彌漫着溫馨的小埠——三馬林達。



夙願・峇厘・夢

在一篇小文裏，我曾說，我對峇厘神往已久，早就立下此生要一遊的意願。話雖是這麼說，想到困難重重，或許不過癡人說夢而已。不料事情不足一個月，倏忽間，我已人在峇厘，從那裏遊了一大圈回來了。人有時眞像一隻鳥。

峇厘是如此令人癡戀。對她的濃濃情意，深埋於心至少已有二十年。少年時就知道這是個迷人的名字，帶着一層神秘的薄紗。可是很奇怪，儘管咫尺之遠，我却和許多讚賞「她」的人一樣，從未踏足。而後我狂熱地搜集着一切有關峇厘的風景照、明信片、書籍、傳說，如饑似渴，望梅止渴。那時候，只聽說「她」的風景、人情、雕刻、舞蹈都是世界一流的。後來更聽說，西方遊客越來越多了。有人說是因為峇厘的少女美，又是裸的。總之，峇厘於我有着最大的魅力和誘惑。什麼時候神遊一趟峇厘？

夢一般地，在願望遙隔這麼久之後，突然到了峇厘。這似乎好像失戀的少男有一日忽然被愛人接納，浪跡天涯的飄泊人在一小時內被召回家鄉一樣，感情上眞有



△能歌善舞、服飾絢爛的峇厘少女。

▽峇厘一景——隨處可見的廟塔羣。



些抵受不住，以致在峇厘一周，時時生起疑心，以爲眼前的湖光山色，都是一場綠色之夢。遊峇厘，我覺得一切景物都美得使人心悸，傾慕讚嘆之餘，許多時不能控制激動的心緒，以致不少美的事物無法冷靜捕捉，轉眼逝去。

峇厘的最大特質，也即是最動人心魄處，是大自然的剛柔並蓄，衝向這小島的爪哇海浪是相當兇猛的，而島嶼內的山和湖却有種出奇的寧靜美。是那隨處可見的廟塔，遍地可聞祭神玫瑰花香的一種虔誠宗教氣氛。是連一件小木雕也必刻得逼眞生動的認眞態度。是那將眼語、耳語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可以列入世界舞蹈宮殿大堂的峇厘舞蹈。

甚至連下榻之處，也足讓你懷舊，親身體驗鄉村式旅舍的無數情趣。當然，世界各地叫人深深懷念者，不外乎人情。恰恰峇厘民風淳樸，人情溫馨，頗爲理想主義化。

驚鴻一瞥峇厘島，終於明白爲什麼有人會說此生未去峇厘，死時一憾了。在峇厘應至少住上一個月的。但願不久我仍能再次三次故地重遊，眞正嚼出峇厘韻味。我願化作飛鳥。

莎奴爾

峇厘島首府騰巴刹附近有個海濱小市鎮，叫莎奴爾。我們來這裏遊覽的時候，驚嘆於這兒海濱白沙面積之大。這眞可以用「萬頃晴沙」來形容。如果說，著名的古達海濱以「綿長」聞名，那麼，莎奴爾就以「廣闊」驚人。

旅行車停下來之後，我們先穿過一片供游客進行「沙浴」的沙地。這兒「埋」着不少游客，他們將手、足、肚子鋪上熱熱的沙，躺着實行「沙浴」，閉着雙目，悠然自樂。海灘邊，廢物狼藉，有一些當地小孩在嬉水；沙灘比較高的地方，則泊着幾艘瘦長的舢舨，頭部雕成七彩的魚頭，十分好看，我們在此拍照留念。

走過這片躺着人，擱淺着舢舨的沙地，走過去，便是一片令人驚心動魄的沙灘。白白的沙灘，直連天際，好像一片荒漠；陽光下，白沙反射出一種亮光，刺人眼睛。沙的那邊，便是蔚藍的大海，有幾隻帆船，張着很美麗的五顏六色的帆，乘風破浪。沙灘靠近馬路的一邊，在椰樹和棕櫚的掩映和環圍中，聳立着一幢六層高，漆成紅白兩色的酒店。據說一個晚上的租金就要六萬盾（合港幣五百多元）。在峇厘，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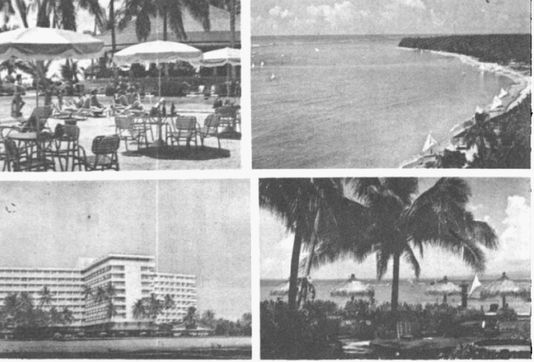
代和古樸並存，你可以享受到一流酒店的先進設備，也可以懷舊，去體味農村或小鎮的古樸旅舍的情趣。

遊客們見到這麼廣闊的美麗的沙灘，都禁不住讚嘆，也紛紛取出照相機，拍照留念。

痴望沙灘，想起了一段歷史記載。就在這莎奴爾海濱小鎮，一九〇六年發生了最可歌可泣的悲壯抗荷事蹟。

荷蘭人入侵印尼時，印尼民族曾有許多動人的抗荷血淚史。一九〇六年，荷軍進攻峇厘島，進攻首府騰巴剎，就先在莎奴爾登陸。

當時的峇厘王子，抱了破釜沉舟，誓死血戰的決心，九月二十日先把王宮燒了，次日，把王族所有人，男女老少集中起來，個個穿得十分整齊，並執有武器，連婦女抱着嬰孩，也都來了。大約有二百五十餘人，就在前進而來的荷軍面前擺開了陣勢。荷軍先是勸降，不果；兩邊不斷前進，到彼此只有七十碼時，荷軍開始掃射，結果，血肉之軀那敵得過子彈，峇厘人一個個倒下了。爲了不願被俘受辱，有一個老人，雖受重傷，但揮着利刀，把所有受傷的同胞殺死。二百多人就全部陣亡了。王子的異母弟弟率義民趕來支援，也全部犧牲。這位弟弟，當時只有十二歲。



峇厘王子的屍體是在屍堆最下面，可見他是最先中槍犧牲的。這一段悲壯的抗荷事蹟，書上是有記載的，相當著名。我想到：如今這一片雪白白的沙灘，當年不知灑下多少印尼革命志士的殷紅的血。

荷蘭侵略者，沒能滅亡峇厘民族。這是歷史的結論。我想到導遊一路上跟我們介紹峇厘民族的話：峇厘民族酷愛和平、自由；不喜歡外人干擾他們平寧的生活，這是有歷史根源的，是有過歷史的慘痛教訓的……。

△峇厘莎奴爾海濱景色如畫。

霧中，伯都古湖

什麼時候，我才能忘記峇厘的伯都古湖？我想我不能夠；離別才不足半年，夢裡總駕一葉輕舟在妳懷中遊。彷彿昨日，我依然醉臥在妳那湖畔的草地上。

霧還是那麼濃吧？水也一定還是那麼清。悲哀的是那三面的山，正午開始，霧就重重地將它們重鎖，不讓露出清晰的眞面目；太陽在此也變得軟弱無力。

那時是午後，我們幾個聯袂而來。乍一相見，竟馬上迷醉，你縱有千重愁，萬般苦，當也抛到九霄雲外，看那白霧盤繞，瀰漫湖上，雲山矇朧，水也矇朧，望不盡，看不穿，塔身舟影，全矇朧，驚異於山中有這般奇景，深感於宇宙變化之無窮，啊，眼發癡，心也顫，已不知身在何處，只曉得：我們已離塵世萬千里之外。

手兒沾那湖邊水，一洗腥汚的手；抬頭猛吸湖上的清新之氣，吐一吐肚子的悶氣和煩氣。那時我眞想把妳整個伯都古湖擁抱着携帶回去，那知三山戀妳而不允。

湖畔有平築的排排旅舍，想那酷愛大自然的旅客，在寂靜的黎明，一定坐於湖畔垂釣自樂；午夜時分，是否也懂得對着明月下的靜湖，彈結他奏一曲美麗動聽的

歌呢？

風刮起來了，啊，長夏的熱帶島國裡，這兒竟是個小涼秋。鈔票換了張船票，我們要乘舟做一次湖上遊，我們是宇宙的子民，不想辜負地球；山中湖，霧裡水，到底蘊藏幾許秘密，我們想徹底尋求。你知道嗎？迷得最深的記憶才最深刻最永久。

不要說浪費，也不要說我們富有；夢想自童年就孕育，孜孜以求起碼有二十年。伯都古湖，請你評說。

劃兩道白浪，那白浪泛成長形的白色波紋，蕩開在湖上，艇兒迎着風，進入霧中，投向朦朧。山在眼前，但山在何處？不見飛鳥橫飛，必是牠怕在霧中迷失。太陽呢，太陽應在天上，却不屬於湖，它在湖外山外。

棲息、覓食於浮起的小塊綠島上的鳥兒，你也知道驚飛的麼？你太慣於靜，舟聲驚擾了你們吧。

霧啊，山戀你，你戀山，纏綿不分；你吻水，水迎你，霧水連接。只有遠觀你才是遼闊的，只有投入才覺妳的溫柔。我在舟上滋生渴望，但願駕這小舟霧中蕩它幾萬回，飛向湖山之外，飛向朦朧中的寧靜和永恆。

幽靜溫柔的伯都古湖，任何時候，我能忘了妳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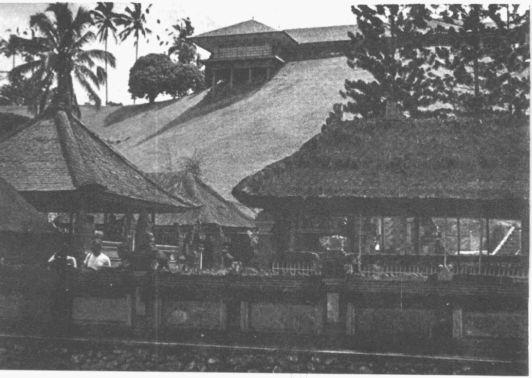
綠氈

淡去了一夜的玫瑰花香，隱退了夢中古達海的陣陣潮聲，車子不穩而歡樂地在山林中的公路奔馳。廟宇、農舍、山溪、田中耕耘的黃牛、河邊嬉水的孩童、穿着花紗籠的男女學生、頭頂大水桶的峇厘婦女……向後迅速地掠過去，倒過去，而淺嫩的綠、深墨的綠、滲藍的綠、翠瑩的綠，這漫山遍野、盎然生趣的綠意撲眼而來，鋪天蓋地而來。綠得使人微醺，有如喝了甜美的綠酒，做的夢也是綠色的。

丹巴西冷往還，行色皆匆匆，但她那生機勃勃、天地間一派充滿生命力的綠意是很難忘懷的。建在高高山坡之上的一系列型式各異的建築物，導遊告訴我們，過去是已故印尼總統蘇加諾到峇厘島觀察，休養時的落脚之處，而今作爲供人們遊玩參觀的國家行宮。白的牆，紅的瓦，從山坡下望上去，好像是嵌貼在藍藍的天幕上；再走遠一點看，因爲它們建築於綠得非常可愛的一大片草坪之上，好像一張大綠氈上綉出的紅白屋子圖案。山坡草坪之綠，綠得太晶翠，太齊整，太詩化，使人不忍上去踐踏。這美麗的綠，在明晃晃的正午陽光下，更是綠油油的，叫人不會想到那



△漫山遍野、盎然生趣的綠意撲眼而來！
▽丹巴西冷啊，是一杯叫人難忘的綠酒！



是綠色的小草，而是哪一位油畫家塗上均勻的綠色在一張大畫布上。吝厘少女將一串飽滿結實的香蕉頂在頭上叫賣招徠，賣熟玉米的婦人，籮筐裏的玉米，每一隻也都飽滿結實，散發出誘人的剛蒸熟的香甜氣味，而手抓幾件木雕鹿兒，木雕鳥兒的小孩一直圍於你前後，勸你買下……一切都可愛，一切都充滿了生氣；天地間的濃濃綠意因增添了各種人物的聲音、色彩、動作而顯得更加充滿魅力！

斜坡的草坪，偶然有隻狗，不慌不忙地吐着舌頭，慢慢地走過去了。那神態悠然自得，竟不覺得其高。坡下，是一列毗隣的幾個浴池，池內有神像，水從神像胸腔嘩嘩流出。池牆已破舊，也許受綠的感染太深，綠苔滑滑地爬滿了牆，我想不需多久，也將被綠色蔓延而連一寸白牆也看不見了。

從坡上望下去，灰、白屋宇被綠包圍，是一幅幅恬靜的熱帶風景圖；且巴西冷啊，是一杯叫人難忘的綠酒！

猴子園

炎日當空，我們到沙額。一下車，猛然打了個寒噤，只覺得彷彿來到熱帶島國的一個什麼世外桃源，陽光十分奇怪地不見了，陣陣涼意沁人身心上下，比北國的秋季還舒爽。哦，我們頭上是一大羣的椰子樹，樹葉親昵交錯擁抱，共同對付烈日，於是造成了濃蔭蔽日的奇異境界。

濃蔭之內，好一派熱帶的秋意；但椰子林之外呢？晴空下，烈日不放過它的威力，猛然當空照射下來，挺拔的椰樹或彎曲，斜斜地，或筆直地屹立不動，直插雲天。這是一幅陽光下的熱帶風景圖，和濃蔭裡的世界是多麼不同。

一隻兩隻猴子，哪兒來了？竟不怕人，跳到車旁、路畔來了，向遊客要這要那。當我們步入大門，猛覺冷意比剛才更甚，園內是參天的密密麻麻的椰林叢，將天遮得密密實實，遊客正和不怕人的猴子嬉戲。

抬頭望，我們前邊有雕花的石柱，造成碑門模樣。就在那上頂，雕塑着一隻活靈活現的、逼眞的猴子，和那灰色石柱一樣的顏色。不知怎的，牠竟動了起來，一

忽兒，居然跳了下來，在地上坐了起來，疾奔入林中了。原來，這是一隻活猴，跳上雕花的石柱上裝石猴！

在一片陰涼中，猴子紛紛從椰林中跳出，等候遊客贈施食品。牠最喜歡的是吃花生和香蕉。和人一樣，吃時將花生殼和香蕉皮剝下。不過，這些不怕生人、未經馴練的羣猴，頑劣異常，很喜歡惡作劇的。牠們敢走近人身，將你褲袋掏一掏，看看是否有食物，見你沒帶可以吃的東西，突然襲擊，將你的銀包、鋼筆等物扒走。一位女遊客，戴着的遮陽黑眼鏡，突然被一隻自高空躍下的猴子搶走，牠然後惶惶然逃走，直竄一棵椰樹頂部。害得她需向一個當地人求援……

這猴的動作行爲怎麼跟人那麼相像啊。我於是想試一試牠是否也像人一樣愛吃糖果。從袋裏掏出一顆糖果，很快，有兩隻猴跳上來，一隻跳在我肩膀，一隻蹲於我頭上，後者搶得那顆糖，食將起來，但旋即，我的高舉的手已被牠緊抓不放，感到一陣火熱的痲辣。原來，手被牠的利爪抓了兩道痕，殷紅的血流下來了！糖被牠擲掉了！

四周惹來哈哈大笑聲。輝弟攝下那一剎。

糖是辣的薄荷糖！牠以爲我在戲弄牠！



◁作者在沙額猴子園門前。

▽猴子與作者嬉玩，搶遊客食物的情景。



鬥鷄

在南洋許多地方，如泰國、斯里蘭卡、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鬥鷄風極其狂熱。其中以印尼峇厘的鬥鷄為甚，刺激、殘忍，是其他地區所不能比擬的。

峇厘鬥鷄，自古有之，於今尤烈。農閒時節，光天白日，茶餘飯後，亞峇屋檐下，四根木柱之間，人牆裏三層，外三層，喝采伴着狂喊，那不會是別的，準是鬥鷄玩意在緊張進行。

鬥鷄和普通鷄不同。牠是鷄種中之矯矯者，兇狠好鬥，在爪趾幾吋高之處長有尖韌硬刺，這是鬥鷄的銳利「武器」。但鷄主猶嫌不夠，在鬥鷄時，往往在牠那後趾（右爪）部分繫上鋒利鐵刺，或利刃。

鷄主將所擁有之鬥鷄，作為搖錢樹，視若至寶。手頭拘拮、零用錢短缺時，鷄主便會抱鷄走巷串門，四處下挑戰書。好此道者見其氣焰囂張，乃出面應戰。兩方約定好時間、地點，讓鬥鷄決戰賭輸贏。

鬥鷄是殘忍、刺激、緊張、血腥之玩意。人們聞鬥鷄，紛紛前往，圍觀如堵。

雙方鬥鷄出場後，便是賭家下注時，鷄主間互賭、觀衆互賭，一擲千金者有之，小本輸贏者有之，一時間，人人面紅耳熱，汗如雨下，等着鬥鷄開始。

那時只見兩邊鬥鷄相峙而立，昂頭挺胸，怒冠翹起，在原地微撲鷄翼，鷄眼暴突，瞄準對方，準備搏擊。突然，兩邊鬥鷄從主人手中放出，振翅飛起，撲向敵手！兩隻鷄纏在一起惡鬥，鋒利的匕首配合着嘴啄和猛爪，向對方頭部、胸部狠掃！頃刻間場內塵土飛滾，斷羽亂飄。人們隨之吶喊助威，聲浪起伏如潮。鏖戰中，一隻鷄頸傷頭破，血染毛羽，在泥地上翻滾掙扎，氣息奄奄了。另一隻鷄遍體鱗傷，得意洋洋，繞場一周，以示勝利。贏家和輸家，神態也和勝鷄敗鷄相似。呂厘、菲律賓因鬥鷄賭博而傾家蕩產的不乏其人！

穿衣的維納斯

讀過一篇文章，是外國人寫的，內容大致是說，他很早以前就聽說，峇厘婦女是赤裸着胸部的；峇厘的風景很美。他爲這兩點所吸引而到峇厘來旅行。結果，第一點使他有些失望，因爲六十年代起，峇厘婦女已不再袒胸露臂，而是着起上衣；不過峇厘正宗的少女的確長得很美，令他是不禁稱讚，譽爲「穿衣的維納斯」！

好一個別緻的名稱。我想，峇厘的魅力，要是僅因爲婦女不穿衣，我們還是別到峇厘旅行也罷。爲此而踏足峇厘島，價值和意義都不大。峇厘的內涵豐富得多。當初那些海濱、木雕、舞蹈、藝術、神廟、建築都神秘迷人，可以使你一生難忘。當初峇厘女子的不穿上衣，你或許可以說落後、沒開化，但於她們來說，天地賦予肉體，肉體還其自然，似乎沒有什麼不妥；於當地異性來說，胸部是身體的一部份，乳房也和其他器官一樣，應該不賦予什麼特殊含義。在這種純樸的觀念之下，當地的婦女就不穿上衣，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詩情畫意的大自然的環境中。

這種狀況，也許可以拿裸體模特兒來比喻。在凡人看來，這是人體藝術的需要。





◁▽美麗純樸的峇厘婦女。

在繪畫藝術家眼中，他只看到女性的曲綫美。但在存有邪念的人，則已懷有非非之想並蠢蠢欲動了。據說，對幾種投來的不同眼光，模特兒最敏感。

峇厘女子當初是生活在寧靜中，也許還有一份風景美和人體美的自豪感；不意當有一種眼光，狠一般地投在她們上身而久久不移開時，她們警惕了；當來峇厘的人越來越多，而其中不少是把她們當爲獵奇物時，她們驚異了。某個時候，她們聯合行動，穿起了衣服。她們認爲，假使吸引人前來峇厘島的是因爲一對乳房，那是峇厘人的恥辱！

頗爲滑稽和富於戲劇性的是，如今，却是來自西方的，那些獵奇者的女人不穿上衣了。我們怎樣想都好，到古達海濱走一走，沙灘上就躺着不少這種女人，在更偏僻的海濱一角，還天體相見，胡天胡地呢！是不是因爲沒有「看頭」，輪到自己的女人上場呢？不得而知，如果彼日落後，而此日進步，未免太不公平了些吧。

峇厘女子以善舞著名，以勤勞能幹著名，以熱情溫柔著名。這已經夠美了，還有一種美是，再窮也千方百計以其他方式營生，決不出賣色相、肉體，也不賣笑。這在滿島都佈滿世界各種「獵奇者」、「尋芳客」的情況下實在難能可貴，戴了有色眼鏡的人，該摘下眼鏡了！

觀舞

在峇厘，我們到莎奴爾海濱、古達海濱、丹拿樂海濱，不時爲那美麗的萬頃晴沙發出一聲聲驚嘆；我們參觀工藝品店，見到那千百件細緻神肖的木雕、油畫，也常常情不禁地由衷讚美。

只有一次例外。只有一次場合是鴉雀無聲、屏息寧神的。那是觀賞峇厘舞蹈的時候。

可惜我對舞蹈沒有深入的研究，不能寫出有份量的舞評來。但至今我總忘不了那柔若嫩筝的纖纖十指，那蛇樣輕盈的臂波手浪，那流盼傳情、可以道出千言萬語的雙眸，以及美極了的柔姿妙態和觀舞情景。當兩位舞蹈者扮「羅摩衍那」神話中的拉瑪和辛塔——舞着從椰林叢穿過雕石紅磚門出來時，藍天和灰地之間宛然飛出一隻開着燦爛尾屏的孔雀，飄來兩團色彩鮮艷的火，觀衆眼睛頓時爲之一亮，剎那間似乎空氣和時間都凝住了、停留了。這時，針跌亦有聲，輕咳便成罪過。不必轉首，我知道千百隻眼睛，已一眨不眨地貫注在那奇特的臂和手上；毋須細察，





▷峇厘的「峇龍」舞。

△峇厘少女表演根據羅摩衍那史詩改編的舞劇。

我也明白附近賣菲林的工藝品店生意較往時增幾倍了。

兩位少女出奇地美。活了三十餘年，見到這一對舞者，我才醒悟世間一切最美的語滙在她倆身上都已經鬆軟無力。形象，活的形象才顫人心弦。人說模特兒身材好，我看峇厘姑娘才最懂曲線美：金腰封緊束腰部，下面是條精織細縫的飾以金銀邊的花紗籠，整個身軀便勾描了出來。齊胸之處緊紮花帶，碩長之頸環以飾物；上身半裸，秀髮銀冠，珠光寶氣，不禁使人想起白居易「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抖擻龍蛇動」那兩句詩來。想看到她們粗獷剛勁的大幅度動作很難，這舞的節奏和夏威夷的「草裙舞」恰恰是兩個極端。你看：千種情意包涵和傳遞自兩對能夠喜怒哀樂的眸子；一雙手臂，好似伯都古湖在微風下掀起的柔柔美波，起伏柔轉；十指纖纖，宛然仙女魔棒下忽開忽合的玫瑰花瓣，千姿百態。兩位舞者，和諧配合，有對勻之美；天衣無縫，有融二爲一之妙。一擧手，一投足，是那樣輕盈雅緻，柔若無骨，如晨風掠過海面，如小蛇輕行草地；一轉眉，一投眼，是那樣變化萬端，將人間悲歡離合全凝聚在其間。一切勿庸語言，形象已是一切。我們從此領會到峇厘舞蹈之精妙；眼語和手語的淋漓盡致，原來是並不比印度舞、泰國舞遜色半分，而且是有過之無不及的。我們也從此感受到：有許多舞，不必懂其內涵也沒關係，因爲舞本



△富有特色的峇厘民族舞。

身已是一種美。這種美的享受一生難忘。在它演出的過程中自始至終令觀衆如癡如醉，鴉雀無聲，結束時才鬆口氣，便是其巨大魅力的明證。

李炯才在《印尼——神話與現實》一書中說：「當夜幕低垂，農夫們搖身一變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們成爲舞蹈家、戲劇家或音樂家……」這段話很重要地說明：藝術來自民間，普及能産生精湛美妙的藝術。

沒有訪問兩位跳舞的峇厘少女來自何處。但是，不排除她們來自農村。

祈禱

到印尼嘉威山拜神，當地話稱「斯拉默旦」（SELAMATAN），乃「祈禱」之意。每天約二次，一次二時半，一次四時。

才正午一時，祈禱尚未開始，維萬、維馨舅舅帶我們在飯店進餐。飯後，我問起有關嘉威山的一切來，嘉威山拜的到底是什麼神？山神？佛祖？穆哈默？舅母說，拜的是兩位老師，他們的墓還在，拜的就是兩座墓。我覺得奇怪，到底這兒信仰的宗教是屬於回教還是佛教？倘是回教，爲什麼許多商店賣着香？如是佛教，爲什麼用「祈禱」儀式？

爲了讓我留存點資料，維萬舅舅買了本有關嘉威山的印尼文小册子送給我，貴得驚人，兩千盾，值合港幣十七、八元。查看內文介紹，兩位老師大名甚長。書上說因華僑上此山祭拜的甚多，許多人誤以爲老師是華人。但舅父母說，比較可靠的傳說是：大老師是華人，二老師則是印尼人，早年來印的唐人都是貨郎當，大老師也不例外，將雜貨挑到窮鄉僻壤去賣，村民受益良多；二老師則作爲大老師的

助手，在大老師逝世之後，終身不娶之外，傷心不食死去，爲紀念他們，村民把他們埋葬在一起……我聽後不想再追究其中奧妙，權且將此處之信仰當作兩種宗教的混合。

下午三時半，我們拾級而上，準備參加四時的祈禱。事前買了票，寫了妻和輝弟的名。

在祈禱大堂外，有一仙桃樹。許多印尼人，男的女的或坐或躺，等着仙桃掉落打在身上。原來這是一棵「福」樹，傳那仙桃果自動掉在人身上時，那人的福氣就來臨，當地居民十分相信，常在樹底下過夜。我於是開玩笑地跟妻說，可惜歸港日期迫近，要不然我也眞想在此睡上一覺呢！

我們進祈禱大堂時，二時半的儀式剛結束。堂前兩個墓碑，一前一後並排，白幔斜掛，一如睡帳，帳前似有沸水爐，烟霧繚繞，焚燒香木的香氣彌漫空間，兩位負責的印尼人捧着「香客」奉來的一盆盆玫瑰花。我們到幔前便須用膝行走，雙手捧上玫瑰花上用紙包着的花瓣在烟霧上繞弄一圈送還，用以散發浴盆以沐浴，據云也可以讓幸福降臨，一洗污濁噩運之氣……。

此時來祈禱的人越來越多。盤腿而坐，等着禱告開始。吃過香鷄飯以示吉祥，



△祈禱聖地 - 中爪哇嘉威山。

四時許，一位年過七旬，圍紗籠的印尼老者走來，盤腿中央，念起伊斯蘭經，間中咳聲不斷，但那沒有逗點的長篇經文，用高深的爪哇土話，一氣唸完，已令全堂人屏心靜氣，低頭默想，不理懂否。

此時我竟然也反省此生是否曾造過孽……祝願旅途平安，母親妻兒健康……。

黎明的畫

德勒德斯的黎明來得很早。清晨五時許，蒙蒙沉睡中，聽到廳裏人聲嘈雜，便也睡不着，走出房門。我才知道，幾個表弟因不習慣在此過夜，今天一早就要趕回泗水。

維萬舅舅很早就起來，坐在客廳，壯實的體魄，穿着一條背心，一點兒也不怕冷，使我欽佩，不禁想起那個在大冷天也穿着短袖短褲的運動員詩人。

迪汶的媳婦爲了張羅早餐，也很早起來。她將昨晚舅母買來的肉包子熱了，還煮了一大鍋的粥，以鹹魚、沙丁魚佐餐。迪汶瘦瘦的個子，抱逗着小兒子。

維萬舅和迪汶夫婦講話，我喜歡聽默那都話，又輕柔又文雅，比泗水那每一個尾字都發「O」音的東爪哇話，好聽得多了，就在一旁靜靜地聽着。一會，維萬舅舅又和我聊起天來。他健談、樂觀，使我情緒大受感染。迪汶的媳婦沖了咖啡上來，寒冷的清晨就在咖啡的熱氣中消退……。

沙發背後，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但奇怪，顏色竟能發生微妙變化，先前一片漆

黑，此刻竟現顯出七彩。那背景是一座淡藍色的大山，白雲輕繞山腰；近處有針葉松，四五棵地並排；山徑處處，草坪綠綠，各種富有藝術性的建築物隱藏在綠樹叢中。紅花在綠樹叢中更紅，綠樹也被紅花襯得更綠。這美麗的熱帶早晨使我着迷。走近一摸，赫然有物，竟是一面大玻璃！哦，外面天已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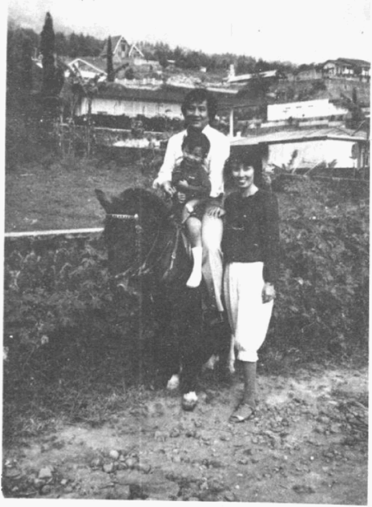
在德勒德斯過了最寒冷的一夜，初到的恐怖使我還心有餘悸，那古堡荒野的印象尚存腦際，悶了一夜，此刻便走到涼台。啊，外頭早就陽光明媚，好一派熱帶美麗的黎明！適才所見那一幅畫，就是山下的風景。……

德勒德斯的黎明，空氣清新，太陽出來之後，寒氣少了些。我們所住這別墅，建得比較高，好像一座古堡。

維萬舅舅問我會不會騎馬，我說不會，不過想讓孩子騎馬拍照；又問我香港有沒有馬騎，讓人家玩？我說，賽馬倒很瘋狂，騎馬玩則較少。兩位表妹喚人拉了馬來，讓我們輪流騎着拍照。拍過，我們分別騎馬到山下走了一圈。

德勒德斯地處山峯，縱然在烈日下，氣候也涼爽。這兒的熱帶色彩鮮艷，紅花綠樹加上白牆，風景很美。許多有錢人家在這裏建了別墅，節日、週末週日來此度假。

大約十時許，我們就要離開德勒德斯所住的別墅，到附近看看。迪汶夫婦堅意要我們回來吃中午飯，我們婉謝了。



白天和夜晚的德勒德斯是如此不同！我想，假如沒等黎明就離開德勒德斯，印象必不會和現在相同。

△德勒德斯是爪哇島的避暑勝地，許多有錢人家在此建別墅。遊客到此可一享騎馬情趣。

無名瀑布

你走向那兩千年的老路罷，你騎你那駱駝走向那漠漠黃沙罷。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我既走進這崎嶇的山道，就不再回頭；我既然做出抉擇就永不悔，我也有我的迷醉。

儘管山道盡頭，密林深處，只是一個無名瀑布。它在地圖上尋不着，甚至連島國的人也陌生。

我想那小橋的石板，一夜裸露着，清晨一定更滑更凉。而那小溪的流水，是不是也整晚嘩嘩個不停，記得我們拋棄了太陽，一頭栽進這綠林叢中，便生起萬分驚喜。

看穹蒼，不知什麼時候，已撐起無邊無際的綠色大傘。陰凉世界裏，開始了我們雙足的旅程。

鵝卵石浸在淺溪裏，連附近的草地也濕了。四週都是野生的樹，密密地見不到前進的路。

但分明地看到流水，也分明地聽到嘩嘩的瀑布聲，在半空中飄蕩，你縱有堅强的意志，魂兒也必被引去了。但哪裏是路？

兩位穿白衣的少女，和我們結伴而來，像一雙瀑布之神派下的小精靈，衣褲在林間忽閃，笑語破空傳下來。那時瞄準時機，興奮追過去。

於是變成了過來人，猛回頭，身後依然是剛才的石板、小橋，雜草和鵝卵石。哪裏有路？

原來能走過來的就是路，沒有路即是路。

汗兒開始滴淌了，樹上的鳥兒啾啁，草叢簌簌響時，牠們驀然飛起，飛向天空了。你知道嗎，也有不飛的鳥兒，仍棲息在樹枝上，癡癡地望着癡癡的人，不明白他們在忙些什麼。

斜坡一個又一個，石頭迭成的階梯，又陡又險。有時我們灰心了，爲什麼要來看這無名瀑布，可是那小溪琤琮聲音一直在耳畔響着；有時我們掉隊太遠了，但白色衣褲總在眼前美妙地飛舞，引誘我們癡迷前往。

水聲和少女，滋生了魔力，使我們窮追不捨，忘了疲勞。沿途的枯葉，撒滿水中地上，夏中的秋天原來這樣美。不遠了吧？



是的，看到了瀑布的背景下，有一間精緻古樸的小亭。漫天的雨花噴散下來，像漫下的細雨，像撤向半空的雨網，涼得舒爽，冷得興奮。無名瀑布，有那供人對酌的小茶亭，忽然也雅柔起來。允我重說：人各有志，此刻，我已被她迷醉。

△嘩嘩的瀑布聲，在半空中飄蕩，你縱有堅强意志，魂兒必被引去了。

婆羅浮屠——亞洲金字塔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中國的一句俗話，出處難查考，但流傳下來的年代，無疑是很久了。從這裏可以看出婆羅浮屠的盛名和歷史之悠長。

婆羅浮屠（BOROBUDUR）位於印尼爪哇島東部日惹城近郊的丘陵上。畔隣麥拉比火山，三面環抱着蒼翠濃密的林木，下有河流，風光綺麗。

「婆羅浮屠」據說原爲梵文，「婆羅」意爲「怪地」、「寺院」；「浮屠」則爲「山地」、「丘陵」。譯成中文，就是「建在山上的怪地」或「丘陵上的寺院」的意思。

婆羅浮屠的建造年代和因何而建，傳說頗多。不過比較統一和可靠的說法，是建於九世紀夏連特拉王朝統治爪哇時期。這一龐大工程的建成，曾經動用了十萬人民，前後費時十餘年。當時的目的，據說是爲了收藏佛祖釋迦牟尼的一部分骨灰。根據有關資料記載，釋迦牟尼死後，骨灰被阿育王分放在八萬四千個罎中，凡有佛教信徒之地，就派人分發，並須築祠祭祀，就地埋葬。婆羅浮屠也就這樣應時而生。

婆羅浮屠曾從十六世紀起，一百多年間被火山熔岩所埋沒，爲世人所忘。從一



△日惹婆羅浮屠一景。

八一二年至一九一一年一百年裏，前後由英人，荷人發掘，一九一一年恢復了舊觀。

婆羅浮屠遠看似圓形山丘，近觀則如巨大皇冠。佛埠共七級，皆用上萬塊石頭築成。下面四層爲四方形，上面三層爲圓形。上面四層置有四百三十二個佛龕，每個龕裏就塑有一個坐禪的佛像。上面的三層，則建了七十二座小塔，每座塔裏同樣有一尊盤足而坐的佛像。最頂端的則是一個昂然矗立的傘形尖塔。婆羅浮屠佛埠爲實心，塔無門窗和梁柱，每層都有走廊，供游客漫步觀賞。

最使人驚嘆不已的是這裏的壁雕和佛像，共達三千幅之多，可以說這佛塔是以雕刻建築的。那些浮雕和佛像大部份描述佛的生平歷史、慈善行爲，有的則重現了當時人民的生活情景、民間奇風異俗，具有極珍貴的研究價值。

婆羅浮屠每日都有上千上百個外國游客、外島居民以及放假的華僑學生去游覽和瞻仰它的雄貌。到過的各國雕刻藝術家、建築家、歷史及宗教界人士，對浮屠的結構之巧妙，雕刻之精巧，工程之浩大，莫不嘆爲觀止，共認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稱譽爲「亞洲的金字塔」。

一千多年前，印尼人民就有這麼偉大的建築，是值得驕傲的。它也說明亞洲各民族具有卓越的智慧和高度的古代文明！

第二輯

回憶的花束

美的湖

傳說天神有雙大足，一怒而踩出了蘇門答臘的多峇湖。多峇湖的美，傾倒了很多人。連它來源的傳說，起碼有四種。我們知道的西湖，傳說更不知有幾籮。大抵中外名湖，都和美麗的故事連在一起；要不然就是那主宰大自然的神，對湖情有獨鍾。地殼幾沉幾落，唯有湖最引人遐思。

聽混血兒堂兄娓娓訴說，逃難年代他如何在原始密林裏的一個湖過夜，美得叫我一夜跌跌撞撞去尋覓，竟寫了一篇假想的「夜湖」的散文，自我的陶醉。他那亘古、驚喜之感多年聚集我心頭。稍長讀宗璞「不沉的湖」講叙一個跳舞少女如何從殘廢恢復康健，重返舞台。不知怎的，我竟想起頤和園的昆明湖。冬季裏嚴冰把它凍結得玲瓏透剔，雙雙對對的溜冰健兒在「剪湖」，那種種旅行的回憶泛上來了。

湖是大自然的寵兒，湖光歷來和山色平坐。滄海桑田，也造成了她性格的多樣化，無論雄渾、嫻靜或溫柔，似乎魅力都比海略勝一籌。我讀新加坡女詩人石君在廣州「旅伴」發表的《多峇湖之漣》、《搖蕩之夜》，本來對多峇湖就仰慕了二十

多年，經她一渲染，神思頓飛揚。此番南去，計劃要到沓厘加多沓，焉料時間匆促，糧草不足而被迫流產。而今我已把她僅六百餘字的「搖蕩之夜」這篇出色散文，起碼咀嚼十次了。如今我家居窗外，已不是什麼通衢大道，而是湖水浩淼，船燈搖蕩的多沓湖了，一覺醒來，才知是個夢，我剛從多沓湖上夢遊歸來。

對湖的癡癡的愛，也不全是夢。我曾經在冬日陽光下，寒氣逼人的昆明湖冰上，經歷了初戀的激動，也曾經在西子湖上和三五親人駕一葉扁舟，看三潭怎麼印月；我曾在合肥的斛兵塘，發古之幽思，遙想曹操當年怎樣率千軍萬馬穿過此塘，我也已經到了沓厘的山中伯都古湖，暢懷一遊，霧中的她看不清面貌，却更激起我對她的欽佩和追求。誠然世界上有的湖美，有的不美，大致上，美的湖有美的傳說，美的湖有美的聯想。有的湖永不揚波，與世無爭。有的湖如純潔處女，連正面瞧她一下她也嬌羞。有的湖有神秘美，像我還未到過的尼斯湖；有的湖不失爲永恒象徵，叫你問一問地殼如何變動；想一想自然、歷史、人類。它無大海的豐富內涵，却具一份深邃韻味。

在美麗的沓厘伯都古湖邊，孩子見湖面廣闊，水波浩淼，問我：「爸爸你看，海！海好大！」



△峇厘島的火山湖。

我說：不是海，是湖，它的名字叫『海維』，像大海一樣，會自己想問題的……。」

浪齒

詩人曾多次讚頌過海岸的岩石，寫盡它在海浪拍打冲激下屹然不動的雄姿；不過我也曾在峇厘島的洛土海濱，親睹了浪花滲透巨石的深厚力量……

洛土海濱面對憤怒洶湧的爪哇海，岸邊的石地一直延伸到海心，有一天然的石地凸浮海面，上面建有拜神的高塔和香案。潮漲時，將石地淹沒；潮落時，可以從岸邊的石地直爬上這高高的石山，對爪哇海高瞻遠矚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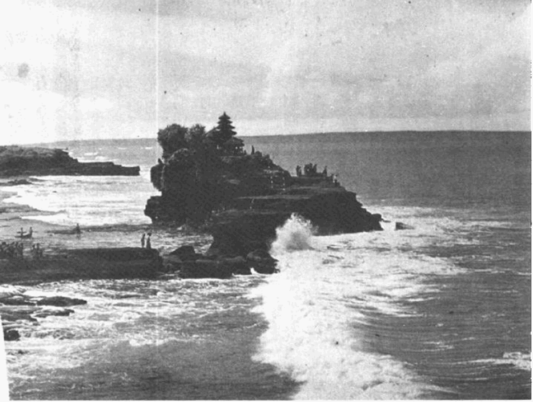
就在潮落時分，我們在海水不斷冲激的石地上捲褲赤足而行，欲觀爪哇海風采，由於怕滑倒，俯首觀石細心慢踩，發現了一個奇跡。但見堅硬的石地上，有數不清的圓形小窪，注滿了海水，深淺雖然各有不同，但大都圓得驚人，像是圓規旋出來的，又似做鷄蛋糕時，攪拌器攪麵粉攪出的漿紋——有紋有路，煞是好看。怎麼有這大大小小、圓得那麼渾的窪兒呢？正奇怪當兒，海浪一層一層地如千軍萬馬呼嘯着、奔騰而來了。海浪一冲上石地，變成奶白色的肥皂泡沫般的薄薄一層，速度慢慢減緩，浸沒雙足時其感覺是沁心地冰涼，而水清澈地漫過石地，在那些大小窪洞裏旋

轉着，盪漾着，醞釀着……一忽兒，漫上比較高勢的石塊上的海水退下來了，又一陣急流勇退，連淺窪裏的海水也被捲下去了。這就是所謂退潮，是一番輕旋的運動，我很快明白，這些堅硬巨石爲什麼全身有那麼多凹窪和淺盆了。設想浪潮盡退的時光，巨石倘從半空俯觀，必是渾體的疤痕鱗傷，該多麼難看。然而這正是浪花，那在人們印象中輕柔鬆軟如無骨、如無物的浪花的成績。這浪花有無數朵，傾了整個大海的精華；它們這般地奔騰、沖激、漫淹、急退，每日反覆千次百次，經了億萬年、千萬年……

無形的力量於是在年深日久之下成爲有形。我見到：巨石上的圓形窪孔已爲浪花如此作證。這自然現象首次使我驚心動魄。我遂想到人世間各種令人渾然不覺的滲透和出擊，和一切弱小的然而不間斷的努力；而勤奮多半可以成功！

自然，當我登上海心那可容數百人的高石，望海浪沖激岸邊岩石時，我也看到那大聲轟鳴，捲激起千堆雪的壯觀。在無法戰勝的時侯，浪花是不惜粉身碎骨、同歸於盡的。然而，平臥的岩石終竟熬不過有齒的浪的日啃夜咬，受不住那每天輕輕微微的折磨，最後要露出敗相來。

峇厘洛士海濱的浪，使我印象顯明而深刻，我想世界各地海濱的浪，遇有石，



△平臥的岩石終於熬不過有齒的浪的日啃夜咬……

定也不放過；忽然醒悟楊朔在「雪浪花」中寫浪為什麼用「咬」字了，因為，的確柔軟的浪，在歲月的鼓勵下，煉就了一列無形的利齒……。

彩色國度

街上的小攤子堆滿榴連時，我堂常憶起到南洋熱帶國家旅行的日子，眼前總會浮現出色彩斑爛的圖景。

印尼不愧爲一個正牌的彩色國度。

都市裏缺乏綠，詩人們引發出多少感概，寫到爛，讀到膩，然而綠色並不因此增添，我們的兩眼仍然乾枯，瞳孔的鏡片映出的依舊是城牆的灰色和大厦的白色，只到夜晚，因爲有燈飾，才顯得可愛一些。足見文人多麼軟弱無力。

大概大自然的某些法則是永恆的吧，在印尼的一些島國，天然的色彩不單純是綠色一種，而是姹紅嫣紫，七彩斑爛，雖然和一雙巧手的努力分不開，却也不能不感謝上天賦予了那片沃土以種種優厚的條件。

有一年我到爪哇島的泗水（蘇拉哈雅）旅行，在親人家小住，日子悠閒，對城裏最感興趣的事物，就是「巴利」（菜市），上午閒着無事，就抱了孩子，搭上一輛三輪車，到附近的巴利逛逛。我眞喜歡上熱帶的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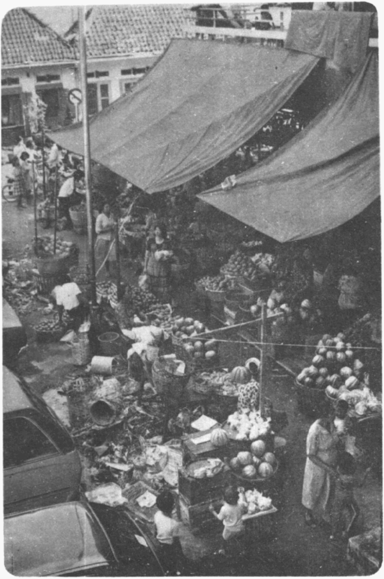
最叫我留戀忘返，引涎大流的便是那誘人的色彩，各種熱帶水果在這兒堆積如山，黃綠色相間的有木瓜和鳳梨（菠蘿），金黃色的有橘子，棕墨色的有阿波卡果，嫩青色的有番石榴，深紅色的有番茄，乳白色的有剝了皮的椰子肉，另外，香蕉，菠蘿蜜，也各各呈現不同色彩。我走進巴剎裏的「香蕉林」，那裏面賣着生香蕉，一匹匹串吊起來，多到見林不見人。

另外一種色彩，是擺在食品店玻璃櫃內的印尼糕點，和水果一樣，色彩應有盡有。

想起在都市裏，吃熱帶水果是種高級享受，我每天都大快朵頤，將木瓜，菠蘿等吃一個飽。

當然，色彩的豐富和美麗，不獨在巴剎可以見到，在商店裏也可讓你滿足，最典型的賣沓迪（一種印染的花紗籠布）的店鋪，那些衣服，布料的圖案大抵都是由一些手藝精巧的民間老藝人一筆筆繪就的，反映了現實，也即把島國的自然氣息和色彩全部加以反映，鮮艷奪目，叫我們暗暗稱奇。

小居的院裏也有一株葉子被太陽曬得發亮的，由深綠色變淺黃色的樹木，真像一團熱烈燦爛的火，更叫我不會忘記這個美麗的彩色國度。



△堆積如山的熱帶水果，最叫人留戀忘返，引涎大流。

仙桃樹

那株仙桃樹並不在夢中，它常存在我的記憶裏。每當我回想旅遊爪哇島的日子，就常憶起那株仙桃樹。

登海拔八百公尺的祈禱勝地嘉威山之前，便聽說有這麼一株仙桃樹。心裏想，不祈禱也罷，一定得一睹仙桃樹的風采。

在空氣稀薄、陰涼的嘉威山上，在祈禱的大殿堂外，我終於看到了仙桃樹。啊！其貌不揚呀，禿禿的樹枝只有零星的小綠葉和小紅果連結其中，孤獨地長在那裏，却不知經了幾許風雨，活過多少年代了。鐵枝般的枝椏直刺陰沉的天空，訴說着生命力的堅强和無窮，而聽說仙桃子不輕易掉落。

有一天，竟有一顆果子離枝了，因爲樹下的泥地戀着它；正要作歸根的壯舉時，突然，天地間，有一個人走過。果子打到這個人頭上，跳躍了一下，才跌落到地上。這個人從此鴻運當頭，窮日子結束了，往後的日子過得幸福。

傳說眞有力量。傳說是一般勁風，將平庸的事物傳得十分神奇。傳說也充滿幻

想和憧憬，包含了多少希望和期待。

仙桃樹下從此行人如鯽，那一片泥地被無數雙足踏遍了，踩陷了。然而，仙桃樹似有靈性，從重疊的足跡看出了人性的貪婪，她從此憂鬱煩惱了，不再輕易掉下她的幸運果。但，仙桃樹的故事已不屬於中爪哇了，島國居民們的心田上撒下了她的種子。

是的，仙果終有掉落的一天。有人捲起舖蓋來了，展蓆於樹下，睡上幾天幾夜。黑漆的天幕是蚊帳，仙果是心目中的小月亮。我親眼目睹了癡人兒病了似的，輕輕低唱一支幸運神降臨之歌。

從此不再見仙桃的飛天墮地。仙桃自有離枝的時候，却是在樹下沒有人迹的刹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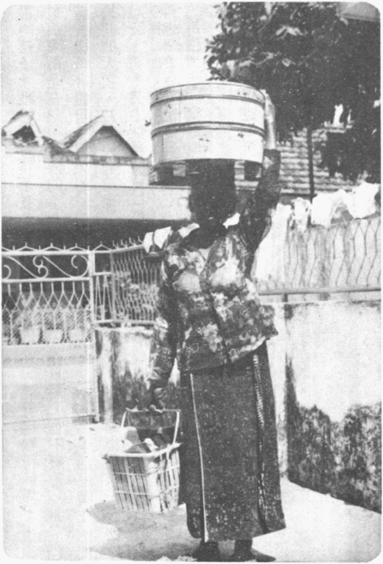
但對幸福的追求已深烙於腦，我每想起那點點的小紅果，和別人一樣，心土長着一株仙桃樹。

叫賣聲

營生而且要做到叫賣，發出聲音來，我想大抵不會是珠寶商，多半是身體力行的小生意者吧？

此生庸庸碌碌，南洋北國，幾處飄泊，最後落居於這個丸島上，聽過不知多少叫賣聲了。就在伏案塗鴉的此刻，萬籟俱寂，像往日的夜一樣，窗外對過住的小巷口，沒有例外地傳來「裏蒸糭——」的叫聲，那個賣糭老人，將三個字的每個字都拉得很長，音調有些嘶啞，只是很奇怪，竟能將聲音傳遞到七樓。必是夜闌人靜，使他聲量份外宏大。居處附近的夜色，常常就隨着他的叫賣聲，逐漸加深加濃。有幾次夜裏遲歸，我想端詳老人，故意趨近，可是那時候只看到一輛單車，後面蒸鍋騰起白白的蒸霧，將他的臉遮住了。至今，竟還沒瞧清他的眞面目。但我知道香港的夜有時也是凄清落寞的，却是始於這種賣裏蒸糭的聲音……

我也還記得，當年在北國一個有小火爐之稱的小鎮小住時，炎熱的正午，小孩子「賣冰棍」的叫賣聲，那聲音雖然透着兒童的稚嫩，却顯出懶洋洋的韻味，像樹



△忘不了，這些雖簡單却表現謀生堅强意志的叫賣聲……

上蟬的一道道長夏之唱。我們一聽到渾體在刹那間覺得冰涼，便很快跑到樓下喝住賣冰棍的孩子。哦，那些孩子戴着大草帽，蓋着小臉，雙臂已曬得紅黑……

最消魂的是在熱帶島國的小巷傍晚聽叫賣聲。不單調，也不嘈雜；非常輕微，却充滿音樂美；體現了持久的、倔强的謀生意志，却又不忘將生活藝術化。他們實在是民間的天才，勿需經過商量，而能使你輕易辨別，聲音輪蕩傳來，食物各自不同：「突！突！突！炒麵呀。」是湯匙敲打鐵鍋的聲音；「叮！叮！叮叮叮！」是賣雜菓刨冰的；我已忘了具體的聲色，印象中總有十幾二十種，我的輝弟和秀妹聽慣了，辨得清楚。這些叫賣聲者大都很善良，他們的叫賣聲點綴着夜巷的平和和寧靜。至今我還忘不了這些雖然簡單却表現謀生堅强意志的叫賣聲……

是的，我當然也不會忘記，社會上最悲慘最能教人潸然下淚的叫賣聲，那是賣兒鬻女的叫賣聲，在印度及一些貧窮國家裏，這種叫賣聲還存在，還沒有絕迹，一想起就叫人辛酸心裂……

雕像

沒有屋，偏是喜歡搜集各國具有民族風格特色的雕像。不是擺闊，也並非爲了裝飾，只因爲每個雕像，伴着一篇故事，連着一串回憶。喜歡擁有價值不貴，却有代表性的雕像；假使各國的我都有一具，便似乎天天都能欣賞到各國巧匠的智慧了。也好像又重到那雕像所屬的國家了。

夢裏幾番夢到峇厘婦女的木雕像。那一年到峇厘，是在夢過二十年之後。在木雕世界裏我失魂落魄地迷茫了。唯獨清醒於尋覓她。不羨交配正歡的雌雄豬，不慕昂首躍立的紅鬢烈馬，不喜維肖維妙的峇龍面具，也不愛雄猛威武、瀕於滅種的爪哇虎。我獨愛峇厘婦女木雕像。如今，他們已在我書桌上做客了，正像兩位異國來的女貴賓，每日跟我講一個漫長的故事。她們故事的方式是默然不說話。

「她們」共是「兩位」。兩位都沒有香江小姐的嬌俏或妖艷，却有維納斯的柔雅和剛美。全身黑得油亮，因是柚木新製又上了黑油；「土」自然是「土」得緊，一襲紗籠圍住下身，上身便是坦坦的胸了，有豐滿飽實的雙乳均勻對稱突起。絲毫

沒有色情淫穢之感，是因爲你內心無邪還是民間藝人不懂黃色爲何物？這個問題已足讓你思考一個月。大概是多年前的產物吧？半裸的形象是當年她們崇敬大自然美的印記，眼下的「色」的獵取者或許因不能實地滿足而只好憑此望梅止渴了罷。一位頭頂稻子，作婀娜生姿之狀；一位臂彎挾着一籃水果，頭戴農帽，問你買不買。

兩個形象，一個完整的印象。峇厘婦人就是這樣的，八月裏峇厘正處旱季。我們看到香蕉葉枯焦了，看到溪道乾涸了……但有一幅運水圖已鮮明地永存記憶之中。圖中的主角就是頂着一大桶一大桶水的峇厘婦女羣。

現在的世界，有些人對事事已不講求意義，偏有像我一樣的人，喜歡苦纏意義。峇厘婦女以勞動爲本質。兩尊木雕，就象徵勞動的意義。「土」有什麼關係呢？她們的「土」，土得强烈，散發出峇厘的泥土香。勞動的精神使她們的形象顯得份外美。勞動踏實，勞動愉快，我們這樣喜歡這一對雕像。儘管我沒有屋，沒有擺設她們之處。

風鈴響起來了

窗前的風鈴響起來了。

叮叮……噹，噹叮……叮噹……沒有規則，却是清脆動聽。午夜、清晨，或者在飯後的黃昏，當它響起來的時候，我便貫注傾聽。我眞喜歡這輕而脆的聲音。它告訴我：外面起風了，出入得注意保暖。

近門吊着的風鈴，常隨門的開啓而搖曳作響，既然開了門，必是外面有人進來了。那麼，當你伏案勞作，它提醒你起身來迎接客人……

啊，風鈴眞好。若有滿室的風，它就在風中快樂得一勁兒搖曳不停，那比較急促的叮噹叮噹之聲，灌滿你的耳，充塞你的心，雜音淨去，悶氣盡消，俗念全失，全世界好似只餘存這又單純又動聽的聲音……

風鈴一定很多種吧。我常見和我喜歡的是鋅片製的小塔形的那種。每一層鋅片都製成古塔的模樣，八個角，有五六層、七八層之多，一層一層地串接下來，下面有兩三支金屬捧（片）隨風相擊發聲。

記得有一夜，一家人到學行「印尼食品節」的餐廳吃印尼菜，除有峇厘歌舞供觀賞外，我就自始至終聽到風鈴到處在響，煞是好聽，可到處尋不着它，後來，終於發現，那是在天花板上，吊着無數個「木頭」風鈴，人造風鼓得它作響，啊，我聽出耳油來了，神魂竟被引了去，彷彿回到我南洋的第二個故鄉。

它這種魅力，實叫我不可思議。

我也十分驚異，無論在哪兒旅行，總能見到它。尤其是一些風景勝地，它往往是不可或缺的。香港的黃大仙、青松觀、虎豹別墅附近等地，我見到風鈴；在印尼的的泗水，中爪哇島的避暑勝地德勒德斯，加威山上，也能見到風鈴。有一些還是香港製造的呢，竟是萬里海山，隨風飄去的麼？

想一想在世界，有一種人，不大有力量，却常使你感到清心的快樂，他們，像不像風鈴的性格呢？

琴聲琤琮的黃昏

很眷戀在椰風蕉雨下度過的日子。去年舊地重遊，又重溫一些兒時接觸過的事物；雖僅是一瞥，一霎，却已值得我記取一生，一輩了。

那是在爪哇島泗水小住時。有一日黃昏，夜風正涼，一輪新月初上，我坐在小院裏的舊籐椅上看着淡淡的月輝照映着樹葉，外面小巷開始掠過一盞一盞的汽油燈……忽然，我聽到了隨着夜風送來的悠揚吉他琴聲！

最初，我還以爲是收音機放出來的。可豎耳細辨，清晰而立體，越來越清楚，分明發自小巷附近。那麼優美，又那麼憂傷，將我的心弦撥得再也按捺不住，彷彿那彈吉他者的手伸進了我胸膛一樣，我一時魂魄兒也出了竅。刹那間心顫不止，一雙脚被那琴聲的音韻索引了去，他彈的正是已埋葬在我心海裏二十年的歌！

啊。就在小巷拐彎的一角，我駐足凝視着他了。在一戶住家門口的台階上，坐着一位少年，大約僅二十歲模樣。低垂着頭，彈着吉他。多麼羅曼蒂克，又多麼孤獨寂寞。我在內心深處低語着，是多情的少年時，也該將心事盡傾訴了。只嘆煩惱

的早熟畢竟來得太早；但，他彈的也不全是愛情之曲，也有對大自然美的讚頌，對友情，勞動的衷情抒發。

我看到琴聲飛越，溶進朗朗的月色中，照拂着亞答屋下一個又一個和平安寧的夢，一團一團地在溫柔的夜空中浮動，化爲一個又一個我已死去的和尚存的，愛過我和疼過我的親人面孔；我看到琴聲飄入汪洋大海，大海受到了感動，掀起了透明晶瑩的浪花，暖暖地拍打我的臉和我的身，有一葉小風帆，駛向沒有岸的遠方，帶我駛經一個又一個我少年時代到過的小島、城鎮、湖泊、山巒，然而小舟永不停泊，漁夫也永不氣餒，那位漁夫彷彿就是我；我又看到琴聲浮上雲霄，天空出奇地亮靜，一位有對酒窩的少女向我微笑，琴聲化爲一注注酒似的清流，我雙手抖起些，倒進那一對酒窩裏，她流淚了，說那不是冰冷的酒，而是滾熱的血，她默許了我的追求，成爲我今天的妻……。

彈琴的少年兒手停了，抬頭看我，很感驚奇。他至今仍不知道，那一個黃昏，我的魂與他的琴聲共鳴神遊。

小城故事

當那位女歌手以甜美的嗓子，略帶傷感的柔情唱起了小城裏的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時，我的魂兒便被引了去……。

我們是小城來的。對小城有一份深切的眷戀。儘管那些日子已逝去很久了，却從來沒有忘記；只要有思緒的手引誘，那些小城的印象便會很快從遺忘的大海裏浮起。

小城總是純樸的，有時甚至是殘破，落後的，但也正因爲缺乏了五光十色的繁華，有些事物，會一輩子烙印在心上。我至今還記得印尼加里曼島達埠那條沒有汽車的馬路，那寂靜的碼頭，那馬哈甘河畔的夜市；小城總是溫馨的，有時甚至讓你抵受不住那人情的濃烈，也許這是物質，娛樂生活比較匱乏使然，人們的工餘時間不化在吃喝玩樂，而是用於串門兒，彼此探望、坐聊之上。我到過一個小城探親，還沒抵達，消息便像一陣風傳遍半座小城，而一旦我們居住下來之後，便每日不分白天黑夜地被熱情輪盤包圍了，炙熱得喘不過氣來；你要走時，他們送的禮物可裝

滿幾大皮箱了，這個送你蝦仔餅，那個送你紗籠布……，小城也總是美麗的。有一個單純之美，人情風物都沒有例外。是的，小城的人大多不富有。但有一日某人老去，大家都當大事來辦，小城裏人人知曉；是的，小城可供你玩的地方很少，但寧靜的那份感受在大都市不容易尋覓到。我在小城裏，就幾乎不曾遇見一個脾氣特劣的人。縱然是一位我剛認識的養豬人，他也會對我一見如故似的，介紹他賣豬肉的情況，一天要宰幾頭豬，還約我到他的養豬場參觀……

呵，小城，在小城裏，生活着的都是一些默默找生活的小人物。他們沒有驚人的計劃，也沒有特別的奢望。最多是到外島大城市走一趟，探探親，但很快又回到這熟悉的小城。他們實在默默無聞，做着平平無奇的事，只是將生老病死當件大事來辦。一些中國節日也只是在心中燃起一支從不冒烟的香來紀念。

我到過很多很多的小城。達埠，蘇門答臘的淡味拉汗，峇厘的古達……雖然沒有很動人的故事，但它們的形象在回憶裏始終是美好，這美就是一個個故事……。

夜色

黃昏的清風過後，夜色開始醞釀，濃度初見於賣小食的推車上掛着的大汽燈裡，蔓延到灰灰的天空上，那一輪新月羞澀的淡淡笑容裡。那時，暮色四合，炊烟裊裊四起，敲碗打鍋的陣陣招徠聲，將天色催得驟然暗下來了。

那是一條沒有窮盡的曲折的路，白天有炎日猛照；那是熱帶樹木依戀的路，樹慷慨地獻出了青綠和清風。全都渾成黑黑的影，靜默在無形傘般的巨大夜色裡了。

小巷那邊呢？華燈初上，現代商店穿起霓虹仙裳，做着每夜的繁華一夢。帝波尼哥羅大街的街燈下樹影裡，有委屈的女郎，正開始一日的營生。三輪車夫用草帽蓋了整個眼臉，斜躺在車裡，怕是懼於樹上掉落的鳥糞，汚了他夢中少女娟好的面龐吧。小巷那邊，有喧鬧的生命。無窮的揮霍和喧洩。

那時小巷被遺忘了，遺忘在地球的角落。只有破空而來的摩托車聲響，一陣陣緊急的敲門聲，帶來市區的問候。

還是昨夜般的月色，靜美如演奏結束後等着驚雷般掌聲驟起的一瞬。這一瞬已

成永遠，食檔炒麵翻動的輕響，將這月色加濃；香氣飄進家家戶戶時 女傭的淺笑，孩子的輕語，就在推車四周的黑暗裡閃動了。小巷的夢，從此不再醒來；伴着院裡果子掉落泥土的聲響，伴着如水的月華，不聲不響地一直做到天明。

幾十種小生物於是羨慕它了。涼入骨心的夜風輕輕自屋頂掠過，敲着小巷裡每扇窗內一個又一個的夢，低低呼喚着白天裡已過得厭倦的伙伴。籬笆內外的土裡，蟀蟋們中了百萬獎似的，擁抱着跳一曲圓舞。歇斯底里的興奮變作嘈嘈不停的失調的單音。蛙們的鼓噪，斷斷續續，間中鳴一兩聲就有長時間的靜默，忽地又會鳴哇——鼓拍一響，好似吃得太飽，需要作一次深呼吸……這萬物的夢是濃到極點了，寂寞之音徹夜響透天上地面，只有心如靜湖的人聽得出來。午夜驚醒，仰看星空，朗月却從無睡意啊。小巷月色詭異而又靜美：是小提琴奏出的一支小夜調，如怨如訴，富有顫抖之美，偶然有斷弦的驚奇，這驚奇也叫人消魂。讓小巷的月色永照在我每夜的夢中……（長巷指印尼爪哇島泗水市的長巷）

一樣的月光

月亮灑下滿院朦朧的光華，微風輕輕拂着，不知名的百蟲嚶嚶而長鳴，似遠實近。院前那條小巷不時有如豆燈火游動、泊着，麵香陣陣飄拂了來，那是夜晚營生的流動小販……

幾位孩子在院內空地上打圈兒玩遊戲，一邊昂起小頭張望墨藍色夜幕上高掛的月亮，一邊唱着「月亮婆婆跟我走」的兒歌。

那裏面有我的孩子。

他無憂無慮地玩着，看來是正爲到一個新地方而驚喜着；他不知道二十餘年前，我也曾跟他一樣，在這樣的院子裏，這樣的月色下，這樣的嬉戲着。

他更不明白大人的憶舊情懷是何等滋味。坐在涼涼籐椅上的我，看到這滿院的月色時，心緒湧起多麼强烈的波動。

當那辛酸的往事一一在朦朧的月色中顯現，我的魂兒彷彿就被什麼引了去，震憾之感遍佈全身，眸子竟至於微微地潤濕，疑是夜露，却分明是溫熱的。那是淚了。

二十餘年前，也是一樣的月光，父親愛坐在籐椅上，看着我在院內空地上像木瓜樹一般長成。

那是在雅加達的家；如今是在泗水岳母的家。這是我從沒來過，可怎麼格式、院子都那麼相像呢？那鬼使神差般的安排，竟使我在一刹那間胡思亂想。在地轉天旋之中，似乎深信了是浪子就要回頭，是故地有一日必然重遊的道理。尤其是那動人心魄的異鄉月色，二十餘年不見，却一點也不陌生，總是癡癡地望着我這個一飄泊就是二十餘年的人，向我投來一注略帶哀傷的深情，我眞受不住這種關注啊！

二十餘年後，一樣的月光。月色誠然依舊，可是疼愛我的父親已在爪哇島的另一端，在荒蕪寂靜的墓園安息，承受永恆的寂寞了！我除了一踏島國，到那兒掃墓祭拜外，唯有託付月亮，在這樣朦朧的夜晚，寄去我的淚和哀思。

當夜色更濃靜，孩子的唱遊聲就小下去了，蟲鳴大起，蛙鼓也響了，小巷的燈火零落了。夜風却是颳得漸緊，思念更墮入更深的長河裏去。但「一樣的月光」的歌聲把我的懷舊之夢驚醒。推開窗口，不見了那柔柔的月光，唯有孤寂的街燈，在做着城市的繁華一夢。

少年的夢

夜闌人靜，兩耳插上耳機，享受電吉他輕音樂，那柔和、輕快的音樂旋律雖然在耳膜間震動，却彷彿一道道快樂的溪流在我心上掠過，而文思之浪，常常就在這時被掀動、激起、旋轉，如潮湧，如噴泉，滙入那音樂溪流之中，疾速地向前奔騰！音樂的力量眞不可思議！

有一晚，聽着印尼民歌「峇厘島」，那久違的旋律却激動得我不能自己，擱下筆沉醉其中，因爲在我眼前，我看到明麗而熱情的陽光朗照下的峇厘島；我看到那朦朧柔靜、終日霧罩下的山中湖；我看到靜悄悄的公路上，那些頂着水桶抗旱的峇厘婦女；我看到梯田、耕牛、村園、石雕；我看到峇厘村女舞蹈時的纖纖指尖和柔柔臂波，我看到自己乘在旅遊車上，在詩情畫意的青山綠水中盤旋奔駛…… 我回憶起那一連串難忘的旅行日子，那迷人的詩島之旅。

我的神思飛馳，魂魄游離在千萬里外，直到換上另一段音樂時，我好像剛作了一次旅行回來，癡癡地看着那躺在空白稿紙上的筆，再次詫異音樂這神奇的仙棒，

竟能讓我二遊故地。萬分不解音樂這巨大的魔鳥，爲什麼總是慷慨地張開彩翼，馱我回到夢鄉，是峇厘島這詩之島、藝術之島，美得令人窒息，偶然想起她，都要渾身顫抖不止？抑或「峇厘島」這首歌的旋律和節奏，的的確確一聽就迷醉，有如喝了滲進濃咖啡的白蘭地，縱然有醒酒茶，也自甘墮入甜深的夢鄉，拒好意於千里之外？

百思，一時不得其解。

而這時，耳邊的音樂不斷地播放，或者纏綿如情侶緊摟，或者輕盈似天鵝弋游，或者感傷像小草低泣，或者是生命和活力在傾瀉……無一不柔，無一不美，無一沒有誘惑力。可以說，靈魂就在每一支曲之河上輕飄，旋舞！

忽然醒悟，我獨愛那峇厘，僅屬感情和經歷上的。恰如有人愛粵曲，有人愛南音，有人愛京劇，有人…… 無不和個人的足迹與感情有關吧！

我曾在熱帶的烈陽下騎過單車。我曾在赤道的家園撒下木瓜的種籽。我的父輩長眠在椰子樹下。我用雙手埋葬了我少年的夢，也在那裏啊！

佛的微笑

總想起那睡佛的慈祥的微笑。

什麼時候，在毛毛細雨中再瞻仰您的尊容？縱然那一天沒有踏入大殿的台階，我已經忘不了在院子裡，我的孩子與您異國小孩共攝一張相，那時，我還不知道您在寺中安睡。

香火旺盛，烟霧繚繞，一踏進走廊，您那雙巨足，如兩堵高牆，旋即震懾我心，領略您的宏偉博大，人的狹窄渺小。

心忽然莊嚴肅穆起來。既進聖地，便得入鄉隨俗，清高不來。仰首前望，啊，只見您金漆塗身，端的是其大驚人，竟然躺滿全廳，而您斜身臥躺，在那高處高枕無憂。

當我凝視您的雙眸，猛然覺得心跳的頻率加速了。您似睡還醒，眼睛似視還閉，嚴肅中似有溫情的笑意暗含其中。您在暗示我什麼？我輕步繞過您的大腳板，暗念頓生，恩潮如湧。

香案前停立，燒三枝南國製造的香，抓於雙握之中，低首看足，足無鞋，視地，地淨潔，一切赤露，一切純潔。灌滿一腦的俗念，頃刻已連凡塵在裊裊烟霧中淨化，絕滅，以至於無。驀然抬頭，見您慈眉祥照，美眸放亮，欲語還休，似笑未笑，默默中如有鼓勵我之意，刹時心胸之間佈滿人間的暖意。

啊，佛祖。說什麼有神還無神，我一律是不懂得的。只知道當年讀您傳記時，我曾爲您博大胸襟震撼過，您本可以行樂，奢侈一生。然而有一日見着生、老、病、死的四位代表性形象時，您從此憂鬱寡言了。父親讓嬌美如花、體態豐滿的宮女包圍您，長輩請來淫技高强的妓女誘惑您，您全不爲所動，毅然離宮出走。苦行六年，苦苦思索，還不是爲尋求人類從老病死中解脫麼？而您也在冥冥中永生了！

曾抱着孩子，登級攀過二百階，爲求一睹您在洞中的一尊像，如今在睡佛寺中，看到的您最是祥和。您不時向我投來的微笑，諒非幻影，早與我平寧心境達到完美的和諧。麻醉、沉迷、毒害屬於城裡的人，怎跟寺中的您有緣？

我走後，笑中的睡佛啊，還有許多人來探您麼？只要一想起您的微笑，我便記取凡事要赤誠的。

第三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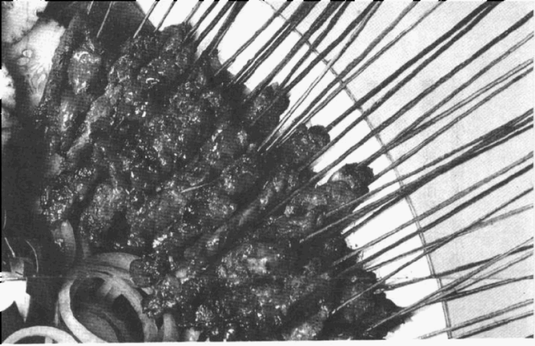
熱帶見聞錄

吃沙爹

現在不必說烤肉串，很多食家也知道「沙爹」是什麼東西了。其實，沙爹並非南洋獨沾一味，中國西北的維吾爾族也有，只是南洋沙爹馳名世界罷了。

馬來族中，以爪哇人、馬都拉人的沙爹最著名。在街上，常可看到包紮頭布的馬都拉人，擔着擔挑兩端向上彎翹而起的沙爹小食擔，從街上走過或停在路旁，賣沙爹的人不住地用芭蕉扇搧火，搧出一陣陣令人垂涎的濃郁烤肉香。這種情景很可以表現一種異國獨有的情調。所以在一些馬來餐廳或印尼餐廳，牆上掛着的油畫，不是峇厘婦女跳着古典舞的美妙舞姿，就是馬都拉人坐在小櫈烤沙爹。

誰都知道了，沙爹就是將羊肉、牛肉、鷄肉切成片片放在火上烤。在烤當中，要不斷在肉上塗擦椰油或椰漿；必須掌握火候，燒焦或不熟都將失去美味。烤沙爹是一種情趣，也很辛苦。底下的火有時會冲天而起，燒着肉片；要不停地翻動烤匀，聽那肉片被烤而發出的引人的「嘶嘶」聲和香氣，令人垂涎。烤沙爹其實不難，但最好用木炭燒火；肉片决不能切得太大太厚，切好的肉片是要浸料加醃的，主要是



鹽、糖、醬油、胡椒等，否則烤出來的不香。

現在有人吃沙爹，直接從火上取下往嘴巴裏送，其實是不懂得南洋人的「正宗」吃法。南洋人菜肴是最講究調味品的，即「散伯兒」。沙爹的「散伯兒」其實就是滲了許多香料的花生醬，土辦法的製法就是將去皮屑的熟花生仁，連同糖、鹽、辣椒、蒜、紅葱等放在石硏上搗碎，然後將此醬團和水調拌去煮熟。另可加醬油、檸檬汁。

△聞名世界的南洋沙爹。

花紗籠

世界各國人民，隨着種族、生活之不同，服裝各異，洋洋大觀。南洋的紗籠，不愧爲巫族人民智慧的結晶，它是極佳的藝術品，在世界民族服裝之林可佔一席。

在馬來西亞、印尼，紗籠即爲花裙、圍裙，是男女通用的，區別只在於花紋、圖案的不同。男用的紗籠圖案多爲方格、淡花，色較單調，女用的大紅大綠，色彩鮮艷。

在南洋，紗籠是個寶。它不僅可做下身的圍裙，還有很多用途。上街時它是體面服裝；沖涼時可做浴衣（河邊洗澡時可當大毛巾用）；睡覺時可做薄被子；頭部頂着裝了水果食物的藤籃叫賣時，可做頭墊；出外走訪時可挽成錢袋、布袋；小孩出生時，可將它兩端束綁以繩繫於樑上，做成搖籃；母親上街時，還可當作揹帶，將嬰孩揹上；人死時亦是很標準的壽衣。像這樣一「服」多用的服裝，似乎他國的服裝中還不曾多見。

西風東漸，在南洋一些大城市中（尤其知識界）穿紗籠的逐漸衰微；但舊時，



△南洋的花沙籠，有多種用途，是極佳的藝術品。

男的頭戴「松國」（形如輪船的黑絨帽），上穿套頭小衫，下着唐式長褲，腰以下再圍一條及膝紗籠，滿街都是。女的則穿一種不用鈕扣而用別針（富者用金針、銀針甚至鑽石針），開領低，其長僅及臀部的上衣，下圍紗籠。當然，上衣的設計也要看穿者的年齡。一般說來，中老年婦女的上衣較寬大且長，有時長及膝部；而少女們多愛緊身窄腰。紗籠本具束腰特點，再加上頗能顯現少女成熟身材的上衣，巫族的這種紗籠裝，就把少女的曲線勾勒出來，顯出自然美態。在這方面，它並不亞於旗袍。但純樸的馬來少女，當不能用現代新潮飛女的想法去衡量。

榴槤的傳說

「榴槤熟，紗籠脫」這是形容南洋人民對榴槤這種熱帶水果極其嗜愛的一句俗語。南洋人穿紗籠遮體，有榴槤吃，紗籠甚至可以當掉換錢買榴槤吃。這句話不可謂不形象而傳神。

世界上幾乎沒有一種水果，能像榴槤那樣存在爭論和議論，流傳着這麼多美麗的和荒唐的傳說。

雖然南洋熱帶水果中，有菠蘿蜜比榴槤體積還大，但也許它味道濃烈的緣故，被當地人譽爲「果中之王」。

港澳的水果店擺賣的榴槤大多是從泰國來的，自然沒有印尼、馬來西亞的好。榴槤樹只宜於在熱帶生長，屬落葉喬木，種植七八年後可有三四十公尺高，每年結實兩次，約在五、六月間及十一、二月間，每株生果幾百至千顆不等。大的如西瓜，小的如柚，成橢圓形或圓球形，硬殼，殼外長滿了尖刺。榴槤剖開後，裏面分成數莢，每一莢裏有兩三顆至四五顆榴槤果，呈乳黃色或白色，以乳黃色的爲上

品。其質如乳酪，味道濃香甜美。但在港澳有些人，不習慣吃榴槤，却說其味像貓屎味，不敢嚐試。

筆者少年時期也是一名榴槤愛好者。記得每一年榴槤成熟季節，還不曾看到榴槤，家門外的巴利就飄來陣陣濃馥的榴槤香。打開門，走進巴利，一眼就看到那纍纍疊疊堆得如山高的榴槤山了。它的濃香頃刻就將其他熱帶水果的香味掩蓋住了。印尼城鄉似乎較少「水果店」，水果都是頂、挑到巴利擺放在地上出售的。榴槤自然可以買回去家中吃，但當地人認爲圍在地上吃最有風味。賣榴槤的人一邊叫賣，一邊用一塊粗布護手，高舉榴槤，拚命搖動，招徠食客。三兩人圍上來，蹲在地下，賣榴槤的就用尖削的刀撬開了榴槤硬殼，食客們就伸手掏了一顆顆榴槤肉往嘴巴裏送，果肉軟，沾得滿手都是，他們還把手指頭用嘴去吮淨，發出嘖嘖之聲。若覺不滿足，一伙人又買下一個撬開，食指大動，大快朵頤。整個巴利你一團，我一攤，儼成露天吃果攤。吃飽了榴槤，飯也可免了；揩揩嘴，只揩去殘迹，却除不去濃香。榴槤香停留在口頰，可謂三日不散，這就是當地人吃榴槤的特別情趣。

流傳中的榴槤故事，頗爲有趣，大部分是和榴槤的名稱和來源有關的。

一個故事說：鄭和下南洋的時候，有一天，突然感到肚子痛，來不及找厠所，

便在路旁蹲着拉屎，把屎拉在自己的鞋裏，大概恐怕被人發覺，便把盛着屎的鞋子吊掛在樹上。當地的達雅克（土人）見了，感到很奇怪，怎麼有隻鞋子吊在樹上？於是就問鄭和那是什麼東西？鄭和不好意思直言道及，便信口開河撒了一個謊，說那是一種味道極佳的美果。不料，一語成讖，那一鞋的糞便，果然如魔術幻化似的變成了水果。達雅克淺嘗之，大讚好味道，又問鄭和水果的名稱，鄭和道：「榴槤」榴槤的最初名字就這樣定了下來。

這種傳說，當然是無稽之談，且不無貶低當地土著居民之嫌。

更荒謬的是另一個故事。這個杜撰痕跡更顯的故事說：鄭和在爪哇島探險時，和達雅克鬧矛盾，受氣，一氣之下，便撒了一堆屎在榴槤樹旁，從此，南洋的榴槤都有屎味了。這個說法，有人認爲必定是憎惡榴槤者編造出來的？因愛好者當不會說榴槤有「屎」味。

第三個傳說，則還算有點意思。這故事說，初下南洋的「新客」，往往爲這種水果的香味所吸引，在其周圍徘徊，流連不去。以後，這種果就取了與流連同音的「榴槤」名字。

另外一種說法却是形而上學的。據說，第一次吃榴槤津津有味的華僑，註定了

他一輩子住在僑居地，「流連忘返」。這種說法，倒忘了舊日華僑不是「忘返」，而是被迫流落異國，變成有國難投，有家「返不得」而已。

中國人知道有榴槤這一種水果，始於很早。

明朝馬歡著《瀛涯勝覽》和費信著《星槎勝覽》都有過榴槤的記載文字。

馬歡和費信都是隨鄭和第七次下南洋的文士，他們的記載，可信程度較高。

馬歡《瀛涯勝覽》中《蘇門答臘》條中的記載是：「有一等臭果，番名賭爾焉，如中國水鷄頭(芡實)樣，長八九寸，皮生尖刺，熟則五六瓣裂開，若爛牛肉之臭，內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塊，甚甜美可食，其中更皆有子，炒而食之，其味如栗。」

費信的《星槎勝覽》和隨鄭和南下的文士鞏珍著《西洋番國志》都有類似的記載。

元朝汪大淵所著《島夷志略》的記載則是：「流蓮樹如羊桃，實大如柚，剖之肉顆顆如雞肉，色白如核，其香濃濁不堪，婦人嗜之，華人且掩鼻而過焉。」

清朝謝清高（水手）的《海錄》中「新埠」條將榴槤稱爲「 流連子 」，說它「形似波羅蜜而多刺，肉極香甜……」

從以上的記載可以看出：

一、這些中國史籍上對榴槤的記載文字都大同小異。儘管名稱不一，賭爾焉、流連、流連子等，但都出於相近的譯音。馬歡已說明那是「番名」。可見榴槤產於南洋決不會錯。按其「番名」是DURIAN，而「DURI」在巫語是「刺」之意，加上個詞尾，本可以名副其實地譯作「刺果」的。閩南的人L和D分不清，說成「流連」了，後來為了將極富動詞色彩的「流連」改成使人一目了然的水果名詞，中國人才加上了「木」字旁。

二、這些記載大都強調榴槤的味「臭」。馬歡甚至不客氣地直斥為「臭果」，汪大淵更形容人們如見腐屍般「掩鼻而過焉」。現代不習慣吃榴槤的人說榴槤臭，臭不可聞，似乎並非出於「喜惡」，而是有史有稽。有些人到東南亞旅遊，最忌最怕榴槤；可憐榴槤愛好者如我，卻因其價在此地昂貴而吃不起。

菠羅蜜的故事

如果說榴槤在南洋水果中夠資格稱得上「果王」的話，那麼「菠羅蜜」該是什麼「果祖」、「果王之王」了。

談起菠羅蜜，不由想起家居雅加達時，附近馬路上熱鬧的夜市。傍晚時分，夜市人如潮至，賣膏藥走江湖的，賣日用品的，耍猴的，玩皮影戲的，賣水果的……而最引我注意的就是那大如小蔴包，重有八九十斤的「巨無霸」菠羅蜜，散發濃郁的香味，果肉呈黃色，極甜膩。我們一到夜市賣菠羅蜜的水果攤，就要賣者剖四分之一或更少一些，帶回家一家人裹腹。吃剩的核子如獲珍寶加以蓄存，並不丟棄。原來，其核大如栗子，蒸之可吃；也可以做爲當地酸辣湯的極好配料。

菠羅蜜和菠羅是兩種不同的熱帶水果，住在溫帶城市的人沒有見過，常張冠李戴，以爲菠羅蜜就是菠羅。其實，它的巫語名稱也完全不同。菠羅蜜在當地稱着「囊加」。據說「菠羅蜜」是佛語，又叫「優鉢曇」，舊日廣東諸縣城的水果攤上又俗稱「大樹菠羅」。

李時珍《本草綱目》亦載：「菠羅蜜生交趾、南番諸國，今嶺南、滇 南亦有之。」這裏所指交趾南番諸國就是今天的印度支那半島諸國，而嶺南、滇南則是今天的廣東和雲南南部。

廣東番禺南海神廟，又名菠羅廟，廟前的水叫菠羅江。其來源都和菠羅蜜有關。據說南北朝時，有一艘菠羅國的商船開來廣東，有一個名達奚司空的貢皮（商人）上岸遊覽，在廣州南海廟前種了菠羅蜜樹兩株。沒料船上的人開航時沒有通知他，竟把他留在岸上。這個商人昂首翹脚望向大海，非常傷心地哭泣了，並日日夜夜遙望遠帆，終於站着憂鬱死去，在廟的左邊變成石人。當地的人以爲是神，把泥巴塗在他身上，做成一座以手放在眉間遠瞻歸船的坭石像。這個石像早年還可見到，現則已殘破了。他種的那兩株菠羅蜜樹，據說就是嶺南一帶所有菠羅蜜樹的始祖。信不信由你。這傳說可在《廣東新語》中查到。

此段傳說的意義除了給廣東的菠羅蜜蒙上一層浪漫色彩外，也足以說明這是內地罕有珍果，原本非廣東所有，而是從印度支那半島諸國傳入的。廣東的菠羅蜜或許因氣候土壤關係，「水土不服」，「發育不良」，且一代不如一代，最重者三四十斤，常見的只有十來斤，絕非南洋一帶菠羅蜜的「龐然大物」狀可比。

談到菠羅蜜結果情形，可謂甚怪。果樹居於幼年時，果實長在樹枝，以後慢慢下移，晚年則長在樹根了。曾有這樣趣事：有人在其樹旁築屋，半年之後，發覺屋內濃香不散，大感奇怪，搜尋結果，竟發現其床下「躺」着一個大菠羅蜜。原來，那幼樹長大，菠羅蜜竟通過地下的根，「破土而出」了。

菠羅蜜結果一般不多，一株樹只有五六個至十來個不等。但最大的却往往有八九十甚至一百斤重，小的也有五六十斤。遠遠看去有如橢圓形的大沙包，又像巨大的蜂窩，一個一個地半吊在樹幹上。

菠羅蜜外皮是一層較厚較硬的木質殼，上面長滿許多短短的硬刺。剝去外殼，就可以看到果肉層層疊疊，好似橘瓤一般。其味香甜，淺嘗數瓣，就滿嘴生香。不過，由於果實太甜，人們往往很快就飽膩了。

關於這種果子，中國古代馬歡所著《瀛涯勝覽》佔城國條中便有所介紹：「其菠羅蜜如冬瓜之樣，外皮似川荔枝，皮內有鷄子大塊黃肉，味如蜜，中有子如鷄腰子樣，炒吃，味如栗子。」明朝王佐更有詠菠羅蜜古風一首，寫得相當精彩絕倫，將菠羅蜜描繪得淋漓盡致，歷爲研究植物的專家們所引用。原詩較長，這兒只引部分，如下：

「大易稱碩果，此物無與友。重大難着枝，一一樹腰吐。造化妬全美，命形有好醜。好者如圓甕，醜者如缺缶。周殼刺森森，乍見驚觸手。秋來復釀蜜，好醜無不有。簇簇黃金蒼，十百聚一母。異香謝龍腦，愼摘敢輕剖。置之密室中，香風穿戶牖。分甘各滿量，弁核收升斗。濯香炒弁核，比栗猶可口。……」

這是一段將菠羅蜜色、香、味描繪得十分出色的精練而優美的文字。筆者試將它改寫（不拘於原文字詞）成現代打油詩，目的只在於通過它刻劃菠羅蜜的特點及一種文字上的趣娛：

你聽過水中的巨無霸、大肚嬤否，
小雌果們呀，個個羞做他的配偶。
您是如此龐然大物，教母親抱不起，
沙包也似，只好古怪地懸掛於母肚。
上天竟有不公，嫉您雄材魁軀巨型肚皮，
饞蟲們，有時蛀得您遍體鱗傷滿身疤。
您美麗時，有如嶄新亮閃閃的圓甕啊，

醜陋時，卻又似缺殘的瓦缶？
渾身通體，您長就佈滿短軟小刺的外皮，
乍一見到，不敢接觸，慌得將手兒縮起。
秋風吹矣，您滿肚蜜果又催釀成熟，
黃點呀，白點呀，爲啥香甜相去甚殊？
遠遠望去擁擁簇簇，像是麻包鍍上了金，
最奇特乃母體，竟能容數百雞子於一身！
濃烈異香，直教人涎流三尺，暈得一陣陣，
小心採摘，慢慢兒剝，只聞得口中嘖然有聲。
扛回家罷，催熟時勿忘將居室密封，
眞驚人，十里外也嗅到香味！
果肉兒，甜香濃郁膩人，吃得唇頰留香，
傾刻間，果核兒已裝成一籮筐又一籮筐。
什麼乾炒，煲肉，什麼月餅餡、酸辣湯，
嘿，比栗還甜哩營養也豐，不信可嚐嚐！

娘惹與峇峇

「娘惹」一詞，是南洋華僑社會獨有的。這個詞從閩南話演變，後被馬來語所吸收，釋義是女士、太太。但在南洋華僑社會中，它的指義較窄，僅指僑生的華人婦女。

娘惹的許多特徵，在許多方面已經巫化、荷化或英化，唯有對拜神祭祖這一套，過農曆新年，和中國人一樣。她們的服裝既不同於土著婦女，又有別於華僑婦女，而是典型的、富有特色的「娘惹裝」。這是指年紀在中年以上的婦女而言。她們的子女自然更開通，穿長褲、裙的都有。

娘惹講的話以當地話為主、客家話、普通話已經不會講了。她們大部分受了社會影響，在使用馬來話時，常不自覺地滲雜了閩南方言，例如「某彩」（可惜）就是閩南話　所以她們的當地話是不甚標準的，而她們的後代更是混合了當地話、英文、家鄉話。

娘惹抱嬰孩的方式也和當地人一樣，不習慣將小孩兩足放在前身用雙手來抱，

而是用一塊布將小孩吊在脇下，用一手托起，小孩兩腿夾腰。這方式據說既省力氣又便於走路。

娘惹對製糕點是很有研究的，製品統稱「娘惹糕」，其特點是充分利用椰汁、椰絲做配料。那些糕點眞是色、香、味俱全，如千層糕，一層一層黃棕色相間，用麵粉、朱古力、鷄蛋、牛油製成，功夫很煩瑣；又有一種是米粉做成，染以顏料，紅青色互隔，不僅顏色鮮明，也很可口。只是椰汁易膩，不宜多吃。他們又善於做馬拉醬，吃飯愛放用椰絲渣、辣椒、蝦、「阿酸」糖等製成的配料。

嚼檳榔這一點，更明顯地把她們和其他華僑婦女區分開來了。

「峇」字在《現代漢語新詞典》中只引出「峇厘」一條，沒有其他註解。但在南洋華文報及人們口中，「峇峇」一詞經常看到、聽到。

「峇」字來源幾不可考；許多有關南洋風土誌的書籍說法又不同。有說早期對歐洲人、葡萄牙人僑居海外都稱峇峇。有說來自印度語，因早期馬來亞及印尼諸地印度人勢力大。更有一個有趣的說法，說幾百年前，有一批華僑來到馬來亞檳城做工。有一華人和爪哇血統的馬來人結婚，生了一個孩子，取名「峇格吉」。（「格吉」爲「小」）後演變成「峇峇」（娘惹也有類似傳說）。總之，有一特殊事物，

必有相應的名詞產生，這也倒沒什麼稀奇的。

筆者就有一打以上「活生生」的峇峇伯父、娘惹伯母、峇峇表哥、姑丈、娘惹姑姑，現在仍居南洋。她們受當地思想文化影響，生活和華僑不同。比如峇峇姑丈吧，他的父母以及上幾代世居南洋，與祖國的先輩關係早已斷絕，而他自幼受外國教育，對家鄉觀念較淡薄，在家講話，已全部「印尼語對白」，閩南話、國語幾乎全不會講；愛穿西裝；吃飯不會用筷，而是用手或盤、碟、匙、叉（無刀）；對經商不比華僑有興趣，熱衷於打政府工。但是，峇峇和娘惹中，大部分信佛，並未跟隨當地人信仰伊斯蘭教，遇重要節日一樣燒香祭拜祖先，過的仍是農曆新年。峇峇中的知識層，也都熱愛中國古典文學。


△作者全家與印尼親友同遊峇厘島。

解禁夜

今年七月，正是印尼伊斯蘭教徒的齋戒月，驅車到城市鄉村，到處聽到銀閃閃的圓頂回教堂裏傳出唸經的聲音，經由擴音喇叭，響徹大街小巷……

眞正的伊斯蘭教徒，是不吃猪肉的；在齋戒月，夜半二時，大街小巷響起一片敲打空鐵罐，空碗的「空空噹噹」之聲，是喚居民們起來煮食；凌晨四時起便開始禁食，整個大白天，滴水未進，粒飯未食，一直到傍晚六時才解禁。這期間，虔誠的伊斯蘭教徒是連口水也不准吞進的，必須吐出來。傍晚六時至深夜，推車小吃的生意非常好。七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正是印尼人的「殘年急景」，到處見到印尼婦人，在六時之後跟賣小吃的推車買炒麵、炒飯、蝦醬豆腐、牛肉丸……夜的小巷，陣陣香味隨風撲來，油燈處處亮閃……

問過小姨子，那些賣小吃的推車，有多少種？她說數不清；又問她，單聽小車敲打的聲音，是否能分辨得出賣什麼的？她說，都分辨得出……

敲打空竹筒的「多——多！多——多！」聲是賣炒麵的，敲打鍋底的「嗲——嗲！嗲——嗲！」聲是賣蝦醬拌豆腐的，還有敲碗的，敲空鐵罐的……

小巷裏，從早到晚，不知響過多少聲音？泗水人的消夜方式，似乎更多地是爲食者着想。活動的推車停在家門口，在路邊製作，做好送到家裏來，然後他的車停在那裏，一邊招徠生意，一邊等你吃完，進來取碗……

賣小吃的都是男的，火就生在車上的爐裏，他們一邊製作一邊握扇搧火，他們的扇是不僅止於乘涼的……

三輪車夫

在濃濃的樹蔭下，在小巷口，在雜貨舖前，在大馬路旁，烈陽已被障礙物阻擋在高空，蟬兒高奏一曲長夏之歌；辛勞的三輪車夫，在沒有顧客的時候，蜷縮在三

輪車車廂內，睡一頓甜甜美美的午覺……

坐熟的老顧客，是不必講價的，酬勞隨顧客給；到不遠的菜市場是一百盾（不到港幣一元），到了，叫三輪車夫等候，是勿需另給酬勞的——時間在此未必是金錢……

在大的百貨商場外，三輪車幾十輛地聚集在一起，一旦有顧客從商場走出來，雖有競爭，但更多的是互助，一番討價還價之後，四旁的三輪車夫會幫忙招呼，請你坐下。

三輪車夫的好客，不僅在招徠生計，還在於你問路，走在路上突然迷路了，停下來問路，問一個三輪車夫，會有幾個在小憩的車夫醒來，插嘴，對第一個三輪車夫的回答加以補充。這兒的三輪車夫，熱情善良……

街市

這雖是印尼第二大城，但高樓大廈並不多，廣闊的土地不愁建造房屋的地盤，平房居多，其次是兩層樓。綠樹紅花穿插其間，大多數住家是有一塊小院子的，起碼種植着一株到兩株不同品種的樹……

滿街是引人注目的摩托車、吉普車、小轎車和三輪車。摩托車大普及，成爲人家上班、訪友的交通工具；後面有座位，或者是女朋友，或者是抱着小孩的婦女，駕駛者前邊往往還坐着一個小孩；小小的三輪車有時竟能奇跡似地坐上五個人，而不會前重後輕地失去平衡……

新年

異族的友好相處在世界各角落都存在，但從來不曾比在大節日裏表現得如此明顯，新年啊……

印尼伊斯蘭新年在七月二十二日，其前一天——二十一日，相當於中國人的「大除夕」，歡樂的氣氛達到了高潮，泗水的大街，熱鬧得快要沸騰起來了。我們的旅行車夜行軍，向峇厘進發，迎面而來的便是一輛又一輛的卡車，載滿了密密麻麻的印尼人，他們高聲唸經唱歌，通宵遊車河……

二十二日是他們的初一，在此之前，阿姨和小姨子早買了餅乾糖果送對面及左鄰的印尼人，從這一天起，他們開始送食物給我們：用芭蕉葉包的蒸飯團共三欵色，伴以椰絲和辣椒煮成的牛肉菜餚，用托盤和碟送來，還蓋了布，阿姨將糖果餅乾

盛在碟裏做回禮，由那印尼小孩取回……

夜的泗水馬路，街燈淺黃淺黃，曚曚暗暗的，各種車輛開得輕而慢；東南亞最大的購物市場——原子市場（PASAR ATUM）下午四時全關了門，夜裏只有晚宴在擧行……

峇迪

要是你問我，這兒什麼東西，最叫人嘆爲觀止？我可以毫不加思索地告訴你：峇迪；除了峇迪，還是峇迪！

峇迪（BATIK）即通稱的紗籠布，生產的歷史悠久，更以爪哇島的梭羅的產品馳名於世！如果說，二十餘年前我對它只是一種粗略的觀念，那麼，今天總算開了眼界。到泗水最大最好的峇迪商店參觀購物，眞有眼花撩亂之感……

熱帶的花草，熱帶景物的濃艷色彩，熱帶豐富多彩的現實和神秘引人的神話傳說，都會反映在峇迪——一塊布或成衣之上；花紋、線條、配色，都是那麼細，那麼協調，有一度，我竟產生了世界上最美麗的衣服都在這裏的想法；而峇迪圖案的設計師、繪畫師、應該說，都是眞正的藝術家。最深的工夫是將圖案一點一筆繪在

峇廸之上……

峇廸，成了送給外地客人最珍貴的禮品……





◁泗水街頭三輪車的海洋。▽泗水街頭的民生。

店舖

你是否曾在某一河畔的小鎮，度過令人難忘的愉快的假期？這是一個不足五十萬人口的小鎮，世人很少知道。但華人在此勤奮創業，爲繁榮它立下了汗馬功勞。

店舖供應着小鎮所需要的一切，多半是前半開店，後半是住家，或樓下做生意，樓上是廳和臥室。規模較大的有倉庫；但大多數人家的住家權放貨物，小舅子經營電器，東西就堆滿小客廳；隔壁住的是熟人，閒時我們去走動、坐談，但見一屋都是塑膠用品，大桶小桶堆滿每一角落，只剩窄窄的一條走廊，每日都有貨車停於屋前來取貨。

兩位小舅子，今年才二十出頭，即已將一家經濟重擔挑起來，七時開店，爲生意的擴大絞盡腦汁，和當地僱員親切相處。店舖，在此是華人辛勞創業的見証……。

果園

夜十時許，我們驅車往訪從願舅母家。

她的家很遠，在郊區；敲門許久，才見她出來開門。她驚訝我們的到來。說彷彿是一場夢。她念念不忘她到港時我們曾接待過她——說是舅母，只是稱呼，因爲同鄉，夫姓又和我母親同。

這位舅母，家後面有個五十米乘一百米的大果園，並非爲做水果買賣，只是爲增添一些生活情趣。她帶領我們在果園裏漫步，一邊介紹園內所種植的樹木，還說養了猪、鷄、狗，只是爲自家宰來吃，還約我們白天來玩……。

這位舅母，很勤勞，又能幹，是生意好手。她說，不習慣香港那鴿子籠式的居室，人在裏面都快窒息了。

沒有什麼文化的舅母，生活是豐足的，她有個大果園……。

山頂

童年時代，我常聽老人家說：日本入侵印尼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和許多人一

樣，到山頂逃難……。

可是終於沒有把「山頂」的概念弄明白。比如:山頂到底在什麼地方?這一次，遊馬哈甘河的時候，問同襟筱川兄，山頂究竟在哪裏?他說:在馬哈甘河上游……。

達埠也有個小山頂，是唯一的風景區，行色匆匆，意忘了在此拍照留念。只是有一夜，我們舉家來此賞夜景。夜幕低垂，但見達埠和馬哈甘河對岸萬家燈火，一片靜寧景象 環顧左右，是新建的酒店，和露天的雅座，好一派熱帶的迷人夜色。雙雙對對的印尼青年男女，並肩在草地上輕聲低語說着悄悄話，旁邊泊着摩托車;交通工具是現代的，但愛情是古老的，他們沒有拉手沒有擁抱接吻……。

旅館

什麼時候起，這純樸的三馬林達市，築起了旅館?在世界一些大城市，旅館這名詞似乎遂漸消失，爲「酒店」所替代。但在這小城裏，我還是願用旅館稱呼……。

又是同襟又是「導遊」的川兄指給我說，這就是一間旅館:兩層高，只有十來間房間。我看到一些在門口招呼的異國女郎在向行人行注目禮，對我們含笑招手，疑惑不禁從心底大生:此地非勝地，遊客不多，旅館住些什麼人?

後來有人告訴我一個故事。說旅館隔壁一位錢多得化不完的大富翁，經常偷偷地從自己後門溜出來，閃進該旅館中，旅館老闆娘爲他特備了一間房間，配有許多異國女郎爲他做各種特別的「服務」……。

民風淳樸的達埠，於是因醜聞而蒙上恥辱……。

禮物

世界上什麼禮物最好？數不淸。情侶們說是信和吻，或者一束花；姨太太們說是金錢、支票……對於一位遠途拔跋的旅客來說，是異地的特產和工藝品……。

忘不了在馬哈甘河上游的小鎮登加隆，川兄花了不少錢買送我們四樣珍貴禮物：木製的大型湯匙和叉子、當地特色的布帽、達雅（土著）民族的七音和面具。

人同此心。記得他和小姨子赴大陸時，便購買了不少中國的瓷器小擺設，如數家珍密密收藏，打算遷新居時擺設；而今我帶回香港，也將好好保存。因爲這四樣東西，最能代表婆羅洲（加里曼丹島）風情。

對久居地方的一切厭木，對遠地的一切新鮮和眷戀，是人之常情。感謝川兄，送了那麼好的禮物給我……。

設宴

只因親友熱忱，嘴兒享受，肚腹却受到折磨……。

他們都說，正宗的印尼菜，你們該已幾十年沒嘗過吧！是的，我們幾十年來，吃的都是變種的印尼菜！於是不得了了，早上黃薑飯，中午加多加多，晚上飯團加鷄湯沙爹，外加嫩椰肉加冰、香蕉、印尼糕……天天有人送不同的食物來，吃不下，他們不信，說你這麼大高個，怎麼吃得那麼少？於是拚命塞，拚命灌，妻拉稀，我爆肚……。

熱情並不代表在吃，是的；但小地方，又能表現在那裏呢？今天這請客，明天那請客，婉謝也不行，說是二十餘年還故園，您老兄何時再來一趟？

過量的食物，嘴兒變得辛苦，肚子也不得休息；然而盛情不能不消受，我們衷心地謝謝！謝謝這埠的朋友對我們熱情的款待！沒來得及請的，也心領了……。

後記

也許出於經歷方面的因緣，感情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東南亞諸國中，我覺得印尼是旅遊線上的一顆明珠。她並不遜色於她的任何鄰國，甚至具備更多一些的詩情和畫意。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香港往印尼旅遊的，暫不如到泰、菲的普遍。這使她的美麗更蒙上一層輕紗，她的近況鮮為人知。近年來隨着世界性的旅遊熱，海內外出了繁多的旅遊圖書，但據我所知，有關印尼的中文旅遊書，仍如鳳毛麟角。

我有幸在二十餘年闊別之後的一九八二年舊地重遊，而且住上近兩個月的不短的日子，舊事新聞，融成一片，旅遊歸來，有關情景常常在我的筆下有意無意地汩汩流出。我將所見、所聞寫了很多很多。像我這樣一個舊地重遊的人，目睹故地滄桑，風物變移，常有一種消魂斷腸的情味縈繞於身拂之不去，想起唐賀知章的《回鄉偶書》那四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詩人眞是將離鄉的況味寫盡了。

寫印尼的遊記，當然遠不止收在書中的這些。這次出版前，經過了出版社的一

番挑選，企圖在內容上既攷慮到介紹印尼的一鱗半爪，又保留一點文藝的氣息，所以幾方面的題材都收進了一些，而且根據文章的筆法，將它分成三部份。當然這樣的分輯，主要還是爲了編排和閱讀上的方便，其間說不上嚴格的界限。第一輯《風土人情畫》寫得比較隨意，對那兒的風景、事物、人情，生活等，作了一些速寫和素描。第二輯《回憶的花束》似乎流露較多的抒情意味，大抵就一絲感觸，一星冥想，一線靈感，一撮悲歡，一個場景，聯想得更遠一些，然而也無不由旅遊印尼的那串日子所引發。第三輯《熱帶見聞錄》就印尼比較特殊的事物寫成專題，有一點積累，也有一點引證，可以歸入偏重情趣和知識性那一類，另外也包含了幾幅島嶼和城市的掠影。

誠然，這只是一本小書，不可能對印尼做全面詳盡的介紹。我不怕簡陋而感興奮，乃是有關印尼旅遊圖書較缺而她又漸趨開放的今天，它的出版，看來還是有點益處的吧。而它能成書面市，不能不首先感謝出版社的朱羽平先生和陳宇女士的首肯和支持，另外，姚永康兄爲本書寫了序，亦是我十分感激的。

東瑞

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

附錄一：關於去印尼旅行

去印尼旅遊，雖沒有像去泰、菲那麼普遍，但近年漸趨開放，去的人是比過去多了。去印尼，目前的狀況是：持護照的較持C．I的方便。後者尚須申請入境簽證，需化些時間和費用。

現在香港旅行社辦理去印尼旅行手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代申請入境簽証及代購來回飛機票，一入境一切活動由閣下自理；一種是旅行團包起一切吃住行的，和去泰、菲沒有什麼兩樣。一般的路線以雅嘉達、峇厘島為主，大致也是八九天為一程。詳況和細節可以向有辦理印尼線的旅行社打聽。

目前如果想到印尼旅行而對那裏又感生疏的話，當然以參加旅行團為宜；但如果那兒有親友可以接待，也不妨自己安排和親友聯絡，但這應有較長時間（准躭留時間多半以一個月為單位）較妥，這樣親友較方便安排。香港人去那兒，如果只能去不多的地方，不妨選擇峇厘島，因為大城市的繁華和現代化，香港人身處香港，已見怪不怪了，而峇厘的自然景物，可以有新鮮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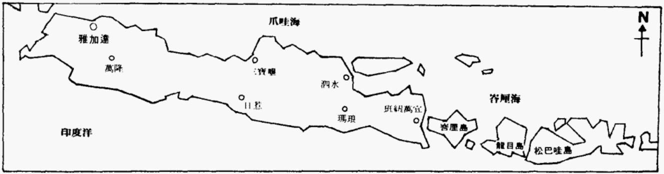
印尼是美麗的島國，由三千個大小島嶼組成。著名的城市有首都雅嘉達、山城萬隆、第二大城泗水，還有三寶瓏、棉蘭等。爪哇島是全印尼的經濟文化的中心。印尼聞名於世的風景勝迹有：位於蘇門答臘北部的多峇湖、中爪哇三寶壟的鄭和遺迹、伊斯蘭教祈禱聖地嘉威山、避暑勝地德勸德斯等，這其中，以峇厘島聞名世界。峇厘島以其獨特的宗教、雕刻、舞蹈、詩情畫意的風景以及和平的生活環境等吸引了全世界許多遊客。

印尼屬熱帶氣候，「終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一年只有多雨季節和少雨季節之分。印尼又是個火山國家，有火山四百座，土地歷來肥沃，盛產錫礦、木、胡椒、木棉、金鷄納霜、橡膠、椰子、茶葉、咖啡等。

印尼國幣爲印尼盾。國內的交通以海上和航空交通爲主。居民以印尼人爲主，此外還有數量不少的華僑。印尼定印度尼西亞語爲他們的國語，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都信仰伊斯蘭教。

印尼盛產熱帶水果，如榴槤、鳳梨、芒果、木瓜等，印尼菜肴也是東南亞中比較有特色的，以滲椰醬、辣椒爲主。總之，印尼是一個很有特色的熱帶國家。

附錄二：印尼旅遊點示意圖



封面設計：東　瑞
責任編輯：舒　羽

印尼之旅

作　者：東　瑞
出　版：綠洲出版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西335/339號崑保商業大廈九樓
電話：5-490523
經　銷：藝美圖書公司
香港灣仔摩理臣山道1—3號二樓
電話：5-745650
印　刷：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16樓
版　次：1986年3月初版
定　價：港幣14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東瑞，另有筆名桑妮、丁維兒、西波、龐狄等。福建金門人。一九四五年生，童少年曾在印尼生活。現任《讀者良友》雜誌編輯。業餘勤於創作，已出版長篇、短篇小說、散文集等二十餘種著作。業餘興趣廣泛，尤酷喜讀書和旅遊，所出版的作品中，就有《南洋掌故》（小品）、《湖光心影》（散文集）、《愛的旅程》（長篇小說）、《象國・獅城・椰島》以及《日本十日遊》（遊記）等。

《印尼之旅》爲作者的遊記集，所寫的爲目前旅遊圖書較少觸及的印尼，兼具知識與文藝兩種特點。書分三輯：《風土人情畫》速寫彼地景物名勝、民俗人情，特別帶你漫遊詩之島峇厘，令你留連忘返；《回憶的花束》以優美的抒情文字，憑藉一絲感觸，一星冥想，一撮悲歡，一個場景，將美麗的事物捕捉於筆下；《熱帶見聞錄》就特殊事物，將見聞和資料融合寫成專題，提供一些富有情趣的知識，當會使你讀了津津有味。

HK$14.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綠洲出版公司